

# 青年模範叢書

## 鄒容

杜呈祥編著

革命先驅  
奮鬥犧牲  
之事實  
蹟



第一輯





青年年模範叢書

鄒容

杜呈祥編著



青年年出版印行

# 青年模範叢書

## 第一輯

我國歷史上知識青年從軍之先例

(一)張 壽、蘇 武 (二)衛 青、霍去病 (三)馬 援 (四)班 超

(五)諸 葛 亮 (六)李 世 民 (七)岳 飛 (八)辛棄疾

(九)戚 繼 光 (十)鄭 成 功

## 第二輯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專蹟

(一)陸皓東 史堅如 (二)鄒 容 (三)秋 瑾 (四)黃克強

(五)陳 英 士 (六)朱執信、廖仲愷 (七)蔡松坡 (八)黃花岡

## 第三輯

抗戰期中軍民忠勇故事

(一)陸軍忠勇故事集 (二)空軍忠勇故事集

(三)團員忠勇故事集 (四)民間忠勇故事集

## 第四輯

遠征軍青年軍生活紀實

(一)遠征軍在前綫 (二)活躍的青年軍

8456  
35

另

鄒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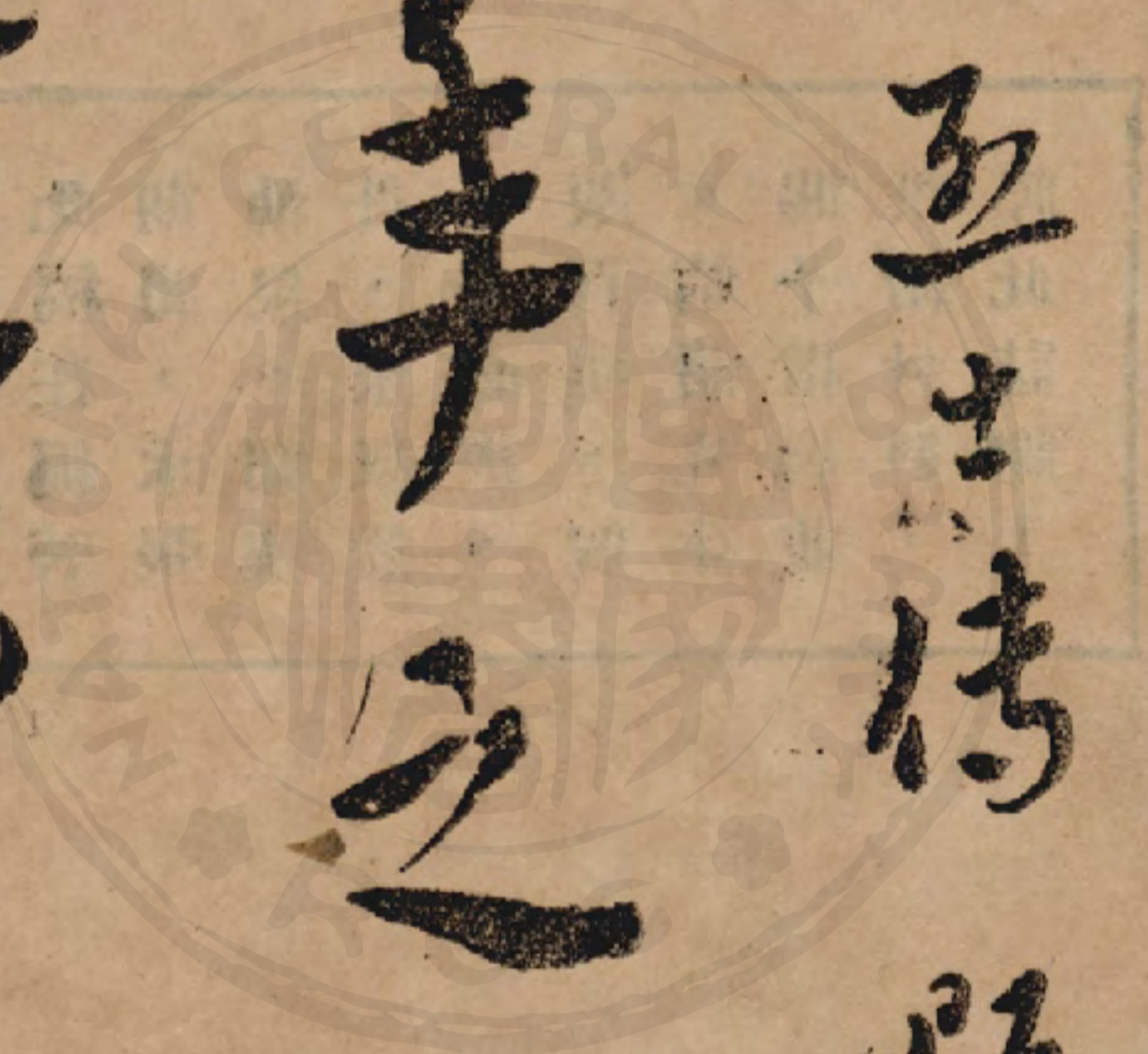
五十年

題

志乃年之

神

張建



國家圖書館



003716146

此稿在編著  
期間，承張  
溥泉、鄒俠  
丹、朱叔癯  
、朱必謙、  
陳百年、賀  
元靖諸先生  
賜予指導並  
供給材料，  
謹此誌謝！

## 青年模範叢書編輯旨趣

一、我國古以六藝施教，兼重文武，故歷代賢豪，在其青年時期。每當國家危難之際，輒能投筆從戎，奮起衛國，其可歌可泣之行爲，常能挽救一代之國運。迄乎近代，首倡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之先知先烈，自

國父孫先生以次，亦皆發軔於青年時期，其愛國心之誠摯熱烈，行爲之義勇悲壯，更遠邁古昔。此次對倭抗戰，人無分男女，地無分南北，敵愾同仇，奮勇殺敵，在

主席蔣先生領導之下，寫出此忠勇光榮之一頁新史者，大多亦是

青年；此其所爲，蓋與先賢先烈如出一轍。此一貫之犧牲奮鬥精神，實爲我中華民族之優良傳統，亦卽我中華民族賴以永存者也。爲鼓舞我青年見賢思齊之心，使踴躍參加當前之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及今後復員建國之大業，則發揚此種優良傳統之犧牲奮鬥精神，實爲今日切要之圖，此本叢書之所由編輯也。

二、基於上述之理由，本叢書計分四輯，共二十四冊，預定於三十四年一年內次第完成，其各輯書目分列如左：

第一輯 我國歷史上知識青年從軍之先例

- (一)張騫、蘇武 (二)衛青、霍去病 (三)馬援  
(四)班超 (五)諸葛亮 (六)李世民



(七)岳

飛

(八)辛

棄

疾

(九)戚

繼

光

(十)鄭

成

功

第二輯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事蹟

(一)陸皓東、史堅如

(二)鄒

容

(三)秋

瑾

(四)黃克

強

(五)陳

英

士

(六)朱執信、廖仲愷

(七)蔡松

坡

(八)黃

花

岡

第三輯 抗戰期中軍民忠勇故事

(一)陸軍忠勇故事集

(二)空軍忠勇故事集

(三)團員忠勇故事集

(四)民間忠勇故事集

第四輯 遠征軍青年軍生活紀實

(一)遠征軍在前線

(二)活躍的青年軍

四

三、本叢書所輯各書，其篇幅內容，力求均勻。但事實上，或以其人  
事蹟甚多，雖經過揀擇，仍不免失之於繁；又或以留傳之史料本  
來甚少，雖廣為搜集，仍不免失之於略。加以限於時間，成書倉  
卒，魯魚亥豕，在所弗免。敬希讀者惠予指教，俾再版時得以改  
正，不勝企幸。

柳克述敬識 三十四年五月五日於陪都

# 鄒容

## 目次

### 題字

#### 青年模範叢書編輯旨趣

#### 一，時代………一

落落何人報大仇——鄒容的時代——一八八五年——從鴉片戰爭  
到日俄戰爭——太平天國運動——夾攻中的革命勢力——替革命  
運動建立下殊勛——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

#### 二，家庭………九

一個中產階級的商業家庭——從孝感到石馬河——洪家院子——  
利川昇——嚴父與暴君——鄒容的弟兄——家庭中的怪人——一

個縣長哥哥——鄒宇——重慶給予鄒容的影響。

三，神童的幼年生活………一七

革命史上的一朵花——神童——讀完了九經——鄒容變了——維

新革命運動的爆發——湖南新政——譚嗣同——新的童年生活——

——成田安輝和井戶川辰三——謠言局副辦——日見顯得倨傲

起來——他看不慣那些得意忘形的人的行徑——樓外樓下的大罵

——二十個手心——經學書院——兩門沒成功的親事——二十四

史，我倒着念了兩遍了。

四，從上海到東京………三一

他不能再蜷居在山城中了——兩個日本人的影響——留日學生的

提倡革命——歐美學說的傳佈——廣學會與時務報——他閱讀了

上海東京的書刊——四川遣派留日學生——董蓉伯的阻撓——自

費留學——廣方言館——你們是幹什麼來的？書懷詩——同文書

院——支那亡國紀念會——開始了革命活動——新正團拜——拒

俄義勇隊——「革命軍」的草擬——剪掉姚文甫的辮子——從大阪回到上海。

五，革命軍……………四七

和一年以前的情形不同了——認識章太炎——國學大師與革命元勳——小友——愛國學社——九華樓結拜——張園演說——嫉惡如仇，直言無隱——革命熱情與革命需要——請您給我修飾一下吧！——一篇序文——讀革命軍——介紹革命軍——革命軍的內容及其價值——國制與革命軍中馬前卒——大同書局出版——佔清末革命書刊銷路的第一位——在華僑中所發的力量——日知會的散佈革命軍——吳樾的景仰——國父論革命軍——「革命通」的評語。

六，蘇報案……………六九

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的成立——一個革命的學校——張園演說會——蘇報成了愛國學社的機關報——陳夢坡——蘇報案的導火線——捕人名單——章炳麟是我——我就是鄒容——審訊情形

——你是那一科？朝廷與人民涉訟——從寬辦結——獄中贈鄒容  
——一隻關在檻裏的猛虎——獄卒的罪惡——佛法無靈——太炎  
先生記鄒容之死——周容與劉三——封贈與紀念。

結

語

青年成名人物之一——思想家——藝術家——模範革命青年——  
青年之神——野蠻人無自由。

附錄：「革命軍」

鄒容烈士遺蹟（九〇頁）

# 鄒容

## 一、時代

落落何人報大仇？沉沉往事淚長流。淒涼讀盡支那史，幾個男兒非馬牛！

——鄒容。

這首七言絕句，是革命先烈鄒容於公元一九〇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在上海廣方言館肄業時所寫的感懷詩！它所表現出來的情緒，是異常地抑鬱，悲憤而激昂，所包含的思想，是一種反抗滿清和咒詛已有兩千餘年的歷史的專制政體的革命思想！這種情緒，是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年一般優秀的中華青年所共有的苦悶，這種思想，更是在當時已經逐漸普遍深入於一般中國知識青年羣衆中的革命思想的主流！鄒容，是

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天才的青年思想家，他的感情和思想，都是他所生的時代的一種極敏感的觸角：他的悲憤，是嫉世，他的抑鬱，是憂時，他的激昂慷慨，是愛國志士所慣有的雄態！因此，簡單地描敘一下鄒容所生的時代，是本書的第一課題！

鄒容的時代，是一個舊中國行將死去，新中國在革命勢力的催生之下就要誕生的時代！這時候的革命勢力還在繼續增長，鄒容的存在，是大大地助長了革命勢力，也加速了新中國的出現的。因此，他的名字和他的活動，是和中國近代的革命運動的發展分離不開的。

鄒容生於公元一八八五年（清光緒十一年，乙酉）。在這一年，中法戰爭結束，李鴻章代表滿清政府與法國訂和約於天津，承認安南為法國的保護國，在中國國恥史上，又增加了一頁！清廷的腐敗無能，更充分表露於國人之前。國父孫中山先生就在這一年才決意傾覆滿清，創建民國！中華民族的復興運動，由此發軔，一切屬於三民主義的建國運動的革命故事，也從此開始了！



但是，中國近代的革命運動領導者 孫中山先生雖然在公元一八八五年纔決定了革命大計，清廷的對外失敗以至喪權辱國，却不是始於中法條約的簽訂，而且，這個條約，也並不是清廷喪權辱國的終點和頂點，看吧：

從公元一八三八年（清道光十八年）清廷派林則徐爲欽差大臣，到廣東查辦鴉片事務，引起中英戰爭，到公元一八四二年，訂中英南京條約，割讓香港，許五口通商，這是清廷對外的第一次失敗。

此後，在公元一八五七年（清咸豐七年），英法聯軍入廣州。明年，英法聯軍到天津。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入北京，燬圓明園，咸豐避難熱河，這是外兵侵入清廷國都的第一次。

公元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日本滅琉球。

公元一八八〇年，曾紀澤出使俄國，議改收還伊犁條約。一八八二年，清廷與俄訂喀什噶爾東北界約。

公元一八八四年，中法戰起。明年，議和，失安南。

公元一八八六年，清廷與英訂緬甸條約，失緬甸。

公元一八九三年，英法共謀暹羅，暹羅廢止入貢。

公元一八九四年，中日戰起。明年，議和，清廷割台灣，失朝鮮。

公元一八九七年，德國佔膠州灣。

公元一八九八年，俄國租借旅順大連，英國租借海參威。

公元一八九九年，法國佔廣州灣。

公元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亂起，八國聯軍入北京。清光緒皇帝避難西安。

公元一九〇一年，清廷與八國聯軍議和，訂辛丑和約。

公元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起，以我國東三省為戰場。

公元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結束，清廷與日本訂滿洲協約。

鄒容就是在公元一九〇五年的二月二十九日，以二十一歲的年紀死於上海租界上的

獄中的。夾雜在上述一連串的外患之中的，還有洪秀全所倡導的太平天國運動，始於一八五一年，終於一八六四年，雖然沒能顛覆了清朝，却大大地削滅了滿洲人的統治力量，給中國近代的民族復興運動開導出一條先河，這是研究中國近代史者所應該切實注意的一件重要史實！

中國近代的民族復興運動，由國父孫中山先生艱難創始於清朝末葉，最初，幾乎是毫無憑藉，全賴國父一人之宣傳與奔走。在革命運動的初期，也就是在興中會時代（公元一八九四年——一九〇四年），國父除了和滿清鬥爭以外，還需要和康（有爲）梁（啓超）所領導的改良派的勢力鬥爭。康有爲是清朝末年一個著名的經生，梁啓超更是清末一個極有權威的言論家，他們在最初也是鑒於清廷腐敗而起來倡導維新運動的。他們最精彩的表演，便是所謂「戊戌政變」。這一派和國父所領導下的革命運動的根本不同之點，是在前者主張立憲，就是要在清朝的政權之下來實行維新，後者則明白揭出「民族主義」，主張推翻滿清的統治，來建立一個嶄新的中華共和國。國父爲了想集

中革命力量，曾一再想爭取康梁的合作，梁啓超並不堅持其原來立場，康有爲却毫不放鬆其保皇主張，尤其在「戊戌政變」以後，深感清朝皇帝知遇之恩，隱然以「帝師」自居，更進一步和革命黨爲敵。這時候，革命的熱力深受脅威，所以國父在「自傳」中曾這樣說：

「由乙未初敗（按：乙未初敗指公元一八九五年陸皓東殉難之役）以至庚子（公元一九〇〇年，有惠州之役），此五年之間，實爲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蓋予既遭失敗，則國內之根據，個人之事業，活動之地位，與夫十餘年來所建立之革命基礎，皆完全消滅，而海外之鼓吹，又毫無效果。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爲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爲尤甚。」

在這種困難情形之下，革命運動的進行，首須對康有爲所領導的保皇黨作宣傳鬥爭，而在興中會時代的宣傳方面，革命黨的力量實遠遜於保皇黨，國內的一般士大夫和人民，因爲康梁是士人同時他們所持的主張比較溫和，固然多半贊成保皇黨的主張，海外

的華僑，最初多半嚮往革命主義，後來也多半受保皇黨之欺騙宣傳，逐漸對國父所領導的革命運動表示冷淡，這是在二十世紀初年，中國革命運動的絕大危機！

這樣的一個革命史上的黑暗時代，一個爲了挽救民族的危亡而發動的革命運動遭受到重大阻力的時代，恰巧被出生在重慶的一位天才的革命宣傳家碰上了，這位天才的革命宣傳家，就是本書的主人翁鄒容。他以維新思想出發，以革命主義爲其依歸，終於以轟動一時的宣傳名著「革命軍」一書，替革命運動建立下殊勳，也使他自已變成二十世紀初年的一個最勇敢，最前進，最知名的時代青年（或可稱之爲革命青年）！他認識了他自己的時代，也光大了他自己的時代！真算是沒有辜負他所生的時代！

我們歌頌鄒容的成就，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偉大成就，更應該歌頌他的時代！是時代助成了他的不朽勳績，也是他的勳績推動了時代前進了若干步！如果讀者允許我用一句極帶有封建意識的成語來描敘這種現象，我便說，這就是：「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

鄒  
容



## 二、家庭

鄒容的家庭，是一個住家在長江上游的最大口岸重慶的中產階級的商業家庭，並且是一個兄弟姊妹成羣的大家庭！

他的原籍，是湖北孝感縣，在他的曾祖一代，才由湖北遷居到四川巴縣位居長江下游，距離重慶有九十里路的木洞，這是一個小的碼頭，四川省籍的另一位革命先烈楊滄白先生，便是出生在這個小碼頭的。他的家，後來，又由木洞遷移到重慶近郊磁器口對岸的石馬河，就是從長江沿岸遷居到嘉陵江沿岸了。

他的家庭，是由他祖父手裏從重慶近郊遷居到城裏來的。最初是賃居在現重慶市區夫子池新運總會對門的洪家院子，鄒容就是降生在這裏的。所以，國府遷來重慶並且把重慶定為陪都之後，便把一條從舊名蒼坪街到夫子池的長街，改名鄒容路，來紀念他的

誕生。現在，這富有革命史蹟意義的洪家院子，還存在着，黨史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而且曾經和鄒容烈士締結過金蘭之好的張溥泉（繼）曾經想在洪家院子的附近建築一座圖書館，來紀念這位革命先烈的誕生。迄今還沒動手去建築，看樣子，只有等到國府還都以後再說了。

鄒容的父親，名叫子璠，是一個十分幹練精明的商人。他從小就跑到重慶一家店舖裏去做學徒，這時候，他的家境貧苦，全家的衣食，都是有問題的。他的性情極暴躁，却富有獨立創造的精神。大概到中年以後，他已經創造出一個溫飽無虞的家庭和一個像樣子的店舖了。他是做雜貨生意的，經常把四川出產的白蠟和蠶繭等貨物運到宜昌，漢口，上海等地，再由這些地方運些蘇廣雜貨到重慶，他到的地方很多，除了漢，滬之外，他也到過廣州，成都和西安等地。他的蘇貨店的字號叫利川昇，設在現已改名林森路的縣廟街。他的住宅，也早已由洪家院子遷居到現已改名民國路的小較場。自然，這所新居，是鄒子璠先生的自置產，而不是租來的臨時寓所了。現在，這所房子，早已易主。



，而且已經在抗戰期間被敵機炸光了。

這位白手起家的父親，是鄒容的家庭中的主人！他是嚴父，也是暴君，對於子女，管束得異常嚴厲，動輒就重加笞打的。在他的影響之下，也可說是受了他的遺傳，他的兒子們也多半是個性倔強，脾氣暴躁的「霹靂火秦明」一類的人物。但是，他極有志氣，也真正是愛護他的兒子，他自己雖然是一個商人，却覺得商人到處受人輕視（因為他所生的是封建時代）。而且終日辛苦，遠不如作官的舒服。所以，他在自己已經成家立業之後，不再讓他的兒子來承受自己的衣鉢，而把他們送上讀書作官的路子。在他，這不能不說是愛子心切，對於本書的主人鄒容，這也確實是一種天大的恩惠。試想，如果子璠先生在鄒容烈士幼年的時候，便逼令他去作學徒，他的成就，當然就和後來實際上的成就不同了。

鄒容的父親，先後娶了三位夫人，第一位姓劉，後來的繼室，是一位鄔夫人和楊夫人。子璠先生的第一位夫人劉氏，生了一個兒子名叫完，又名紹陽，字蘊丹，便死去，

繼娶的鄒氏，生了五個兒子，兩個女兒，她所生的一個最大的兒子，便是鄒容，他的別號叫蔚丹，他另外還有一個名子叫紹陶，又有一個學名叫文桂。她所生的一個最小的兒子，也就是子璠先生的六子，名叫宇，字俠丹，又名紹陵。最後的一位繼室楊氏，生了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她所生的兩個兒子，都在二十歲前天亡，她撫育大了前妻所生的一羣子女，還算是相當的慈祥，到民國八年才死去。

子璠先生死於民國三年，年七十歲，他親眼看到他的愛子鄒容一去不返，並且惹下了滅門大禍（清末的革命黨是要抄家的）。所以，後來，對於他其餘的兒子已經不那樣熱心叫他們去讀書，尤其不肯輕易讓他的兒子離開重慶去到異地求學了。

鄒容活到十歲的時候，在他的家庭裏面，忽然成了一個怪人，他不肯接受他父親對於他的期望，就是不肯好好地去學着作八股文章，以求取功名。然而，他又是一個能夠讀書作文的天才，「爲什麼不好好地讀書上進呢？」他的父親不了解他，母親更不了解他，尤其和他的哥哥蘊丹比較起來，鄒容真是太不招人喜歡的怪人了！

蘊丹是這樣一個人：平日循規蹈矩，完全照着父親的意思去努力讀書，學習作應試科舉的文字，在鄒容尚未出川之前，就已經考中了秀才，後來又中了己酉（公元一九〇九年，清宣統元年）科的拔貢。在第二年，以優貢入京引見，得了一個候補知縣的官銜，這時候，恰巧有他的一個親戚，名叫尹昌齡，正作陝西鳳翔府的知府，便把這位候補知縣鄒蘊丹請到他的衙門裏去幫忙，意思是找個機會提拔他一下。後來，果然在公元一九一一年保他做陝西城固縣的知縣，可惜，清運已終，辛亥革命爆發，這位苦讀二十年的城固縣長，剛到任六個月，便因為改朝換代而去職了。

在鄒容的一羣弟弟當中，最值得注意而且到筆者寫這本傳記的時候，還活在世間的，是他的六弟鄒宇。鄒宇在鄒容烈士離家的時候，已經學着認字，他對於他的哥哥鄒容，發生了好奇心。有時，會偷偷地跑到鄒容的書房去張望一下，因為，鄒容自己保有一間書房，並且是不准人隨便進去的。他有他哥哥的性格，智力也相當強，等到他十歲以後，他便要求去讀書，最初，遭受到他父親的拒絕。因為，在鄒容烈士出川之後不久，

便傳來了。他因為參加革命而被捕入獄的噩耗，他的父親認為這是他自己葬送了他的次子，便不再讓他的三，四，五子去走讀書做官的路，他並且認為這條路是一條極可怕的路了。後來，由於他的求學意志非常堅決，便得到父親的同意，入了重慶的明倫小學讀書。後來，升入求精中學，畢業後，赴滬，入聖約翰大學肄業，直到民國八年，他的繼母楊太夫人病逝之後，才由滬回籍奔喪。這時候，他的全家二十餘口，兄弟雖都已死去，却剩下了一羣孤兒寡婦，都要他來撫養。最初，他也許會有一種事業上的野心吧，至少，他是不願意再繼續他的父親去做一個商人的。但到他繼母死後，一個家庭失去了家主，生活的担子，落到他的肩上的時候，他在命運的播弄之下，便廢學從商了！

他最先經營的商業是報關行，字號叫大川通，後來又轉到銀行界服務，抗戰勝利之後，才辭去了中國實業銀行的職務，準備赴滬一行，去察看他在上海的產業和鄒容烈士的墳墓，他有一種富有辯才的談話，矮小而結實的身材，安閒而不鬆懈的表情，待人相當和氣，他自稱他的脾氣很躁，和他的父親二哥是一樣的。我也極細心地想從他的身上

，臉上和口頭上來發現一點可能是和鄒容烈士相同的音容，性格和作人的態度，因為，他們不但是胞兄弟而且是性格極相近的一對弟兄。他對鄒容烈士的革命事蹟和他們弟兄的幼年家庭生活，十分嚮往懷戀，對於乃兄的傳記，也十分關心，他曾說：

「外面寫的幾篇傳記，我都看過了，大體上都有錯！」

在探求家庭對於鄒容烈士所發生的影響的時候，我們還要注意重慶對他的賜與！重慶是中日甲午（公元一八九四年）之戰以後，根據馬關條約所開放的一個口岸，這裏是從上海沿江西上的洋貨和新思想的一個最終的集匯點！尤其重要的，是在開放為口岸之後，日本人和英美等籍的外國人接踵而來。所以，在這樣一個嶄新的商業口岸出生和渡過幼年生活的鄒容，才有新的貨物經眼，新的思想輸入，新的人物接近，因而才促成了這位天才的革命思想家從讀書做官的羊腸小道，跑向維新與革命的康莊大道。中國古語中的「地靈人傑」之說，大概就是指的這一類的事實而言吧！

鄒

容



一六

### 三、神童的幼年生活

鄒容，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朵花！如果，單就這朵花開放時間的暫短而論的話，鄒容是一朵櫻花，甚至可說是曇花！

因為他的壽命短，短到只有青年時期，所以，他的幼年生活，便佔去了他的生命的一大半，替他寫傳記和留心這個在中國革命史上曾經發生過重大作用的人物的故事的人們，便需要特別注意他的幼年生活了！

正如其他的歷史名人一樣，他在幼年時代，便表現出許多與衆不同的地方。他的聰穎，在讀書作文方面所表現的聰穎，震驚了一般老生宿儒，都稱贊他是「神童」！對於「神童」這個稱謂，鄒容是當之無愧的，他的記憶力和理解力都高出於一般兒童之上，他如果安心走他父親所給他安排下的讀書做官的路子，他一定能夠取青紫如拾芥，一定能

夠少年登科，蜚聲翰苑！但是，鄒容所生的時代，是一個民族復興運動蓬勃發展的新時代，他的「神童」性質的天才表現，便不會專是在讀書，作文，吟詩方面，而主要地是在嫩弱的心靈中便燃燒起革命的火種，並且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投身到革命陣營去參加實際鬥爭了！

鄒容是生長在一個中產階級的商業家庭裏面的。他的父親，終日忙着經營他的商業，却立定志願要他的兒子去讀書上進，因此，在鄒容六歲的時候，便追隨着長他四歲的胞兄蘊丹開始了讀書生活！

這時候，重慶還沒有新式學校（當時稱爲學堂），只有舊式的蒙館。蒙館的讀書方式極簡單，就是先認識了經書（如論語，詩經等）上的單字，然後再去朗誦到能夠背誦。鄒容是在一個姓鍾的塾師的指導之下，開始去度這種舊式的讀書生活的。鄒容的天才，並沒會被這種不合理的舊讀書方式所掩蓋，他在五六年之內，就是到了他十一二歲的時候，已經把普通兒童十年寒窗都讀不完的九經（易、詩、書、禮、春秋、孝經、論語、孟子、周禮）



都背得爛熟了！另外，他早已開始涉獵中國的史書，尤其對於「史記」和「漢書」，據說他也能背誦得來了。

這樣，便開始引起家人和塾師的厚望，尤其他的父親，更熱望他能早日成名，以光門楣。自然，對於他的愛護和督促也比以前更甚。

但在一般人認識了鄒容的天才之後，他的思想，發生了一般人不能了解的變化。他在十二歲之後，開始用他敏銳的眼睛和清末一切政治社會上的腐敗現象碰了頭；也開始用他稚弱而聰慧的心靈去接受自北京，上海等地傳來的維新學說和一些維新志士的活動消息；更開始閱讀一些新的書報，使他的幼小的心靈中茁長起革命的根苗！他的思想變了！言語，行動也都變了！他再不肯埋着頭去讀古書，也不屑再用力去學着作那些形式呆板，內容空洞的臭八股文，更不再熱心科舉制度下的所謂「功名」，他對一些舊的東西，厭惡在心頭，批評到口上。許多人便日漸把他看成是離經叛道的狂徒，他的父親，也認為他是不肖之子，勸誡之外，加之以笞打，甚至打得皮破血出，他還是我行我素，

不稍悔改。於是，他的先生，父親和一些儕輩的同學親戚，都在喟歎：

「變了！鄒容變壞了！」

鄒容是怎樣變的呢？他的不滿現狀，雖然不免是受了天性的影響，但總是由於受了外來的刺激，才會爆發的。這種外來的刺激，就是一種時代的賜予，分析起來，一點是日見嚴重的國難，一點就是蓬勃發展的民族復興運動！

我們檢查一下中國近代史，便可知道正當鄒容十歲的時候（公元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二十六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清軍節節敗退，國父創立興中會，以策劃革命運動的進行。他十一歲的時候，清廷與日本訂立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清廷以一老大帝國，竟敗於蕞爾小國日本之手，紙老虎完全戳穿，外侮內憂，更日見嚴重起來。在這一年的正月（舊歷，以下仿此），清廷派李鴻章到馬關和日本議和。三月間，清廷舉行會試，康有為在北京便跑到各省的會館裏面去聯絡各省的投考舉人約二萬人，聯名上書於光緒皇帝，主張變法，這便是所謂「公車上書」。就在這一年的冬天，國父發動第一次革命於

廣州，卽乙未之役。明年，鄒容烈士十二歲，康有爲立「強學會」，出「強學報」，梁啓超又在上海出「時務報」，這一年的冬天，國父在倫敦蒙難。到了公元一八九八年，鄒容烈士年已十四歲，在北京城內發生了中國近代史上極著名的「戊戌政變」，康梁出走，譚嗣同等六人被殺，時人號爲「六君子」。明年，鄒容烈士十五歲，梁啓超在日本出「清議報」，到了他十六歲的一年，卽公元一九〇〇年，便發生了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國父更於是年在惠州發動革命失敗，是爲第二次革命失敗！

伴隨着這種嚴重的國難和全國性的民族復興運動的發展，湖南，在「戊戌政變」的前後，更曾經成了維新運動的中心。就在「戊戌政變」的前一年（公元一八九七年），湖南巡撫陳寶箴和按察使黃遵憲等在湖南厲行新政，幫助他們的，有陳三立和譚嗣同等。爲了培養新的人才，他們特創辦「時務學堂」於長沙，聘梁啓超，譚嗣同，唐才常三人總主學務。時務學堂是清末維新人才的培育所，第一班的學生只有四十人，五分之二都成了革命先烈或開國名人。這四十人中最小的一位蔡長寅，就是鼎鼎大名的蔡松坡。除了創設學

校之外，他們又在湖南創設「南學會」，每七日大集衆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由譚嗣同擔任會長。

以上所述，是這個時期的重大政治新聞，重慶是長江上游最大的一個口岸，交通便利，消息靈通，一般重慶的知識青年，是不會不受這種國難嚴重的消息和維新運動的狂潮所震撼的。尤其鄒容，是一個天才的思想家，他在當時，雖然還夠不上稱作青年，他的神經的感受性和思想的觀察力，都比一般兒童甚至成年人還強大，那能不深受感動，逐漸由陳腐的古書堆中走上維新革命的原野呢？

在清末的一般維新人物當中，給予鄒容的影響最大的，是譚嗣同。因為譚嗣同不但著有「仁學」一書，主張衝決網羅，打破一切傳統的思想與束縛，頗博得一般青年之愛好，又是「戊戌政變」的一個壯烈犧牲者。原來他在政變發生之後，是已經逃到安全地帶（日本使館），又重新出來，志願犧牲，以圖挽救國族的厄運的。所以，譚嗣同在清末維新志士當中，是十分帶有「俠」的氣味的一個人物。梁啟超在他所撰的「譚嗣同傳」裏面

，曾經這樣描寫譚嗣同從容就義的經過：

「……旋聞垂簾之諭，君（譚）從容語余（梁）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相傳即大刀王五，但未至）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遊，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

這種富有責任心（感覺到變法失敗，對不起光緒），視死如歸和寧願以生命換取國家革新的俠烈行爲，是十分感動了當時一般有志氣的青年，並且引起了他們的崇拜的。當時有許多青年，把「仁」學當作維新運動的「聖經」，把譚嗣同看成偶像，黨國元老張溥泉

曾經說：

「我們在最初，都是看了一仁學一類的書，才起來革命的！」

清末極著名的革命志士蔣大同（有闖外大俠之稱），在戊戌政變後，因為讀了「仁學」，極慕譚嗣同的為人，改號「慕譚」。鄒容也是一個最崇拜譚嗣同的人，他常把譚嗣同的遺像懸在他的座旁，並且作了一片贊美譚嗣同的詩：

赫赫譚君故，湖湘士氣衰。惟冀後來者，繼起志勿灰。

他這樣崇拜譚嗣同的誼行，是他在幼年時期已經受了當時的維新思潮所激動的明證，同時，對於他後來的參加革命和從容就義，譚嗣同的啓示和感召力量是發生了巨大的作用的。

鄒容的新的童年生活，開始於對於八股文和科考的厭惡。他在十二歲的時候，已經開始感覺到八股文的空洞，改把他的精力用在鑽研經史小學和閱讀新的書刊方面去，這些東西，都是考秀才舉人所不十分需要或根本用不到的東西，他的父親，爲了逼着他研

究八股文的作法，曾經對他施行過若干次的體罰。有一次，他的父親竟逼着他跪在兩根用磚墊起離地約二三寸的竹竿上面去念八股文章，這樣跪讀了兩天，他作了一篇八股文，交給他父親。他父親便拿來請一位同院居住而曾經做廣東督府幕賓的老名士張俊明去評閱，張老先生讀罷這篇文章之後，連聲叫絕，認為鄒容確是神童！

他的父親聽了，真是對他又愛又恨，愛他的天才，恨他不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努力用功，以求取功名。他開始對於他的「神童」兒子，有點茫然了！他對於鄒容的不肯用心練習八股文，萬分不了解。有一次，他向鄒容說出了他的疑問，並且用善言勸他好好地練習八股文章，準備着下考場，鄒容也向他父親坦白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見：

「這種臭八股文章，根本沒有用處，滿洲人的考場，我更不高興去考！」

「什麼文章才有用處？」他父親含有怒意地問，「什麼叫做滿洲人的考場？」

他看了自己的父親一下，不敢再說什麼了！

在公元一八九八年，清廷發生了所謂「戊戌政變」，全國熱心維新運動的青年們，

更加火上加油似地對滿清燃燒起憤怒之火！鄒容雖然還只有十四歲，他已經成了重慶城中最熱心維新運動的分子。恰巧在這一年，有一個富有新知識的日本人成田安輝到達重慶，他懂得英文，而且是維新成功的日本帝國的知識分子。他住在日本領事館裏面，鄒容和重慶的一般熱心維新運動的青年都把他看作是新知識和維新運動的導師，紛紛向他請教，主要的是跟着他學習英文。後來，又有一個日本陸軍大尉井戶川辰三到了重慶，鄒容又跟着他學日文。鄒容和這兩個日本僑民接觸之後，不但是學會了一點外國語言，還聆悉了歐美的科學，政治，歷史和日本維新的種種故事，這才完全把一個富有思考力和革命精神的鄒容，從一個陳舊的世界裏拉到一個嶄新的世界裏來！他的知識領域拓大了，他的思想見解完全從一切舊的觀念中解放出來了，他比以前更加關心國事，也比以前更加喜歡讀些新的書刊了。

他的思想的變化和知識的充實，使他對一切舊的事物橫加非議。他因為關心國事，更不免時常根據些不正確的消息來縱談國事。久之，便贏得了一個「謠言局副辦」的雅號。



，因為有一個和他一同學習日文的人，也是極喜歡談論國事，早佔去了「謠言局總辦」的官銜，所以，他只好屈居「副辦」了。

他待人接物，也日見顯得倨傲起來。他對一切舊的事物厭惡到極點，他對於一些思想陳腐和行爲卑污的人物，更是發揮了「嫉惡如仇」的精神！他把一切人與人相處所慣用的「世故」，「虛偽」，「容忍」都丟到九霄雲外，他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他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他向人間世發射出他的真正感情，擺出他的原來面孔，不粉飾，不躲閃，面對着清末的腐敗政治和社會現象，展開了一種白刃戰！這樣，便顯得是異常倨傲，狂妄而且被認爲是性情乖僻了。

他看不慣那些得意忘形的人的行徑。他的同里某弟兄，因為都是幼年獲得了科名，便氣焰高得很。在素有神童之稱的鄒容看來，幼年獲得科名算什麼呢？「以此驕人，無恥！」他有一天在路上碰到了他們，便當面指名大罵一頓，表示他的輕蔑和憤怒！

他更不肯放過那些夤緣請託的鬼祟行爲。在公元一九〇〇年（庚子），重慶知府鄂

芳（滿洲人）所主持的重慶府試的榜上，有一個重慶府的幕僚的義子竟佔了前茅，顯然是主持人受了請託，重慶的士子都感覺到不平，但沒有一個人敢公開發表自己的不平，只有鄒容素來是嫉惡如仇而且是敢於直言無隱的。有一天，鄒容在五福宮的樓外樓（前任川東道黎庶昌所建）下面經過，他曉得這個幕僚和他的義子正在上面吃酒，便手指着樓窗罵起來了。這個幕僚因為已經吃得酩酊大醉，所以只聞其聲，不辨其人，過了幾天，鄒容又親自跑到這個幕僚的義子家裏去尋釁，當面對他說：

「你知道嗎？那天在樓外樓下罵你的，就是我！你憑什麼能考前幾名呢？」

這個幕僚的義子，既然深恨那天樓下的大罵，又忍受不住當面的侮辱，真是舊仇新恨齊發，便馬上向他的義父去訴苦了！他的義父又向重慶府知府控訴鄒容，鄂芳派人把鄒容拘來，問他：

「你是罵過他們的嗎？」

「是的！」鄒容很坦白地承認，「我一共罵過他們兩次，他們的無恥行爲，還

不該罵嗎？」

鄂芳大發雷霆，命令他的差役打鄒容的手心。鄒容提出了抗議：

「我將來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那能受這些奴隸的侮辱？請太守親手打我吧！」

鄂芳置之不理。當他被差役打完手心，釋放回家的時候，有一個府吏向他說：

「你太倔強了！不然的話，太守不會叫差役打你的！」

這是一種安慰，也是一個忠告。鄒容卻沒把被打的事情放在心上，他昂然地說：

「韓信還受胯下之辱，何況我鄒容呢？」

鄒容的言語行動，依然如故，二十個手板，並沒能改變他的作風，他比以前反更顯得激烈了！

他除了在日本領事館學習外文之外，還在經學書院讀書。這個書院的山長是成都的名士呂翼文，以訓詁名於世，鄒容的鑽研經史小學，深得這位呂先生的啓示。只是，鄒

容的見解和言論，都日見顯得奇異起來，在論古說今的時候，他慣常是指天畫地，毫無顧忌，尤其其他的非堯舜，薄周孔的一類言論，更令一般老生宿儒聽了發抖！呂翼文不敢再收容這個有「神童」之稱的學生了！鄒容被經學書院的山長驅逐到門牆之外！

鄒容的狂名，傳遍了重慶（一般人呼爲鄒二）。據說有和他同縣的徐氏和雷氏，都會經準備把女兒嫁給他，後來，都是因爲聽到他的狂名而打銷原意的。父兄的斥責，師友的勸勉，終沒能改變他的作風於分毫，他逐漸受到世人的排擠以至於被目爲洪水猛獸！

這是一個天才的革命思想家所應得的待遇！他絕不消極，也不退縮！他的思想，日見傾向革命維新，他的學識，也一天豐富一天，他用功，晝夜地讀他所認爲是有用的書，如史書，小學，新書刊之類，但在表面上，因爲他所讀的不是一些八股試帖之類，却顯得是不肯讀書的樣子。有一天，一個朋友勸他多讀點書，他很傲慢地說：

「二十四史，我倒着念了兩遍了，還讀什麼書？」

這自然是一句玩世不恭的戲言，却也可以看出他委實是讀了不少的書！

## 四、從上海到東京

在裝滿了一腦海維新思想的少年鄒容，不能再蜷居在重慶的山城中了！他燃起了求知和實際參加維新運動的情緒之火，開始覓取出川的機會，目的地是日本東京。

他的遊學東瀛的思想，是發生在和日本人成田安輝，井戶川辰三接觸之後。這兩個日本僑民，實際上是負有情報任務的特工人員，當時重慶城中的一般少年，趨之若鶩，是爲了他們懂得英語（成田）和日語，更爲了他們是維新成功的日本帝國的僑民！本來，清末的一般維新志士，對於日本維新的成功，是十分歆羨的。經過日本僑民的宣傳，一般僻處在重慶山城中的熱血少年，當然更會對這個維新成功的日本加倍嚮往了。

而且，在「戊戌政變」以後，日本東京成了中國維新革命志士活動的中心。

留日學生的提倡革命，始於己亥庚子兩年（公元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戊戌政變

雖然失敗，清廷的顛覆腐敗却暴露無遺，譚嗣同等死難的消息，更激起國內外一般熱血青年仇恨滿清的心理和贊助革命的熱情。當時我國留日的學生，總數不滿百人，主張根本改革國內政治者却超過了半數，其中如戢翼翬（元丞），沈翔雲（虬齊），林圭，秦鼎彝，馮自由，鄭貫一，馮斯樂，黎科，傅慈祥，蔡良寅（松坡），李炳寰，田邦璠，蔡忠浩，吳祿貞，吳念慈，劉道仁，鄭葆丞，蔡成煜等數十人，都是富有民族思想，主張排滿的。因為戊戌政變失敗而逃往日本的康有為的黨徒，如梁啟超，韓文舉，張智若，歐榘甲，梁子綱，羅伯雅等，也深受這種民族主義思潮所感召，偶爾撰文反對異族統治，致勞康有為的函電切責，可見民族主義的革命思潮是如何盛行於當時的我國留日學生界了。

但是，這種民族主義思潮的澎湃，一方面是受了國內政局的刺戟，一方面是受了歐美革命學說的影響，並非受了任何團體的宣傳。因為他們的革命思想，是受了歐美革命學說的啓示，所以當時留日的革命分子，都互以盧騷，福祿特爾，華盛頓，丹頓，羅伯

導比諸人相期許。他們的實際參加革命工作，始於庚子七月唐才常所發動的漢口之役，一共有二十幾個留日學生參加了這次革命運動，失敗之後，和唐才常同時遇難。

中國留日的學生，在己亥庚子兩年的主要革命活動，是發刊雜誌兩種，一種是「譯書彙編」，由江蘇人楊廷棟，楊蔭杭，雷奮等主持，所譯出的書刊，有如盧騷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理」，約翰穆勒的「自原由論」等書，都是對於中國青年革命思想的啓示，頗有貢獻的。一種是「開智錄」，由馮自由，鄭貫一，馮斯樂等主持，是一種旬刊，在橫濱出版，宣傳自由平等的學說，在南洋美洲各埠頗為盛行。

在國內方面，上海是革命書報發源地。在清朝末年，先有英美二國人士李提摩太，林樂知，李佳白等創設廣學會及大同學會等文化組織，從事繙譯基督教經典及歐美史地科學等一切關於文化的書籍。最著名的，如「泰西新史覽要」，「普法戰史」，「格致彙編」之類，合其他書刊，共有數百種之多。中國談新學的人，最初都是根據這些書刊。廣州雙門底的聖教書樓，就是以販賣廣學會出版的書刊為主要業務的，國父和康有為的倡

導革命與維新，都得力於廣學會所出書刊的傳佈。廣學會還附刊有「大同報」一種，係週刊或旬刊，爲我國最老的刊物，對中國的啓蒙運動，也頗有貢獻。到了戊戌政變的前兩年（丙申，公元一八九六年），梁啓超，汪康年，夏曾佑，章炳麟等便在上海創辦「時務報」，提倡變法，批評時政，議論新穎，主張激烈，轟動一時，這是清朝末年由中國人創辦的第一份倡導改革的雜誌。時務報出版兩年，因爲汪康年，梁啓超二人爭權，梁被排擠，遂改名昌言報，戊戌政變後，昌言報被封閉。在這一年的冬天，梁啓超又創刊清議報於橫濱，大倡勤王（謂營救被慈禧囚於瀛台之光緒）之論，而對清廷施政之批評，仍不遺議餘力。

鄒容在十五歲和十六歲的兩年內，因爲是住在長江上游一個最大的通商口岸和接觸了一批日本人的關係，對於戊戌政變前上海所出的書報雜誌和在己亥庚子兩年東京留日學生界的情形，都是很熟悉的。因此，在他和成田等接觸之後，便整天高談國事，才贏得了一個「謠言局副辦」的雅號，他根據什麼來高談國事呢？一部分是日本領事館所發放



出來的情報，一部分便是他見諸從上海甚或東京來的雜誌書報上的紀載和言論。

他和這些新書報以及日本人接觸的日子越久，他對維新後的日本嚮往之情彌切。終於在公元一九〇一年（辛丑），也就是在鄒容十七歲的時候，被他找到了一個留學日本的機會。

原來在日本人成田安輝到達重慶之後，便上書給四川總督奎俊，請他派人到日去考察兵制和學制，奎俊便派了幾個人去日本考察，等到他們回來之後，奎俊又奏請派遣學生留學日本，清廷批准。鄒容聽到這個消息，喜出望外，便向他父親要求到成都參加留學考試，他的父親慨然應允。偏偏地有一個和鄒容年紀相若而且和他是親戚的董蓉伯暗中向鄒容的父親建議道：

「你不能够放鄒容到成都去參加留學考試啊！」

「爲什麼呢？」鄒容的父親說，「這不是一件好事情嗎？」

董蓉伯說：

四、從上海到東京

「好事情？他一離開了家庭，必定會闖出禍事來的！」

鄒容的父親考慮了一下這個建議，便中止資助鄒容到成都去參加留學考試了！

鄒容感覺到恐慌，而且十分納悶他父親的翻悔。他一方面繼續向他父親懇求，一方面開始偵查他父親翻悔的原因，等到他發現董蓉伯曾經破壞他的留學計劃的時候，他大發雷霆，火急跑到廚房裏面抓到一把菜刀，到處尋找董蓉伯拚命。

鄒容的持刀行兇，引起了全家的騷動。等到家人把他手中的武器繳械之後，他還一方面咒罵董蓉伯不休，一方面堅持非去成都不可。他的繼母楊氏，便主張且由他去成都參加考試，等到錄取之後，再決定是否讓他出國。這個建議，得到了他父親的同意，他便整裝就道了。

考試的結果，因為他的日文程度比較一般投考的人都好，他被錄取了。後來因為他平日喜歡罵人，得罪了不少的人，便有人向當局說他的壞話，所以最後還是榜上無名。

他又向他的父親請求由家庭資助他自費留學日本，他父親經過一番慎重考慮，始終

感覺到董蓉伯的建議是有理由的，並且認為如果放鄒容離開了家庭，便等於送他到一個極不安全的地帶去，讓他去冒險，闖禍甚至可說是送死。一個作父親的慈愛心和責任心威逼着他，使他毅然拒絕了鄒容出國的要求，他對鄒容的答覆，是極委婉而慈祥地說：

「你的年紀太小，我不放心！你在家再多住一兩年吧！」

這對鄒容，是一個天大的打擊！他的一切計劃，都被這一個打擊所粉碎了！他只有繼續向他的父親請求，不住地請求，他的父親在他幾次請求之後，勉強答應了他的要求，但他承認下來的是按照當時物價計算起來不十分夠用的一個學費數目，鄒容並沒放慮過將來的困難，便毅然離開了四川。他出川的時候，是先乘木船到宜昌，再換乘輪船到上海。

他大約是在公元一九〇一年的秋天到達上海的。他先找到了他舅父劉華亭在後馬路所開的厚記棧房，他在這個棧房裏開住了一個時期，便由前重慶致用書院院長江叔海（江庸之父）寫信給廣方言館的總辦毛石君，介紹他入了廣方言館，補習日文，準備出國

。廣方言館是清廷所設的江南製造局附設的一個外國語文補習學校，校址就在高昌廟江南製造局的裏面，一共分三班，就是英文班、法文班和日文班，鄒容是日本班的學生。全校學生，不過一百人左右，教員的教授法很舊，一般的學生多是官僚或富人家的子弟，思想都很守舊，只有極少數的人因為受了時代潮流的影響，也主張維新革命。鄒容在這樣一個學校裏面，越加顯得思想前進了。他在這個學校裏讀書的時間，不到一年，却留給了一般同學一個極深的現象。他的年紀不大，却顯得異常沉鬱嚴肅，他不肯浪費自己的時間去從事種種遊戲，他十分刻苦用功，看到一般同學的醉生夢死的生活，感覺到十分厭惡。有一次，當他在宿舍的走廊上讀書的時候，同學某人把一個小的皮球，誤從廊外踢到他的頭上，他十分着惱，拾起這個皮球便向那羣玩球的同學擲去，還在罵道：

「你們一天到晚在玩球，你們是幹什麼來的？」

大家看了他一下，哄起一片笑聲，都又繼續去玩球了！

由於時事和學校環境的刺激，他的憤世嫉俗的情緒日見增長起來。他在廣方言館肄

繫的時候，曾經寫下一首書懷詩，可以看出他當時的革命情緒是非常高漲的。他的詩是：  
落落何人報大仇？沉沉往事淚長流。淒涼讀盡支那史，幾個男兒非馬牛。

他在公元一九〇二年（壬寅）的春天，從上海到了日本東京。因為他的日文和一般科學程度還不夠去投考一個正式的專門學校，先入了神田區的同文書院肄習日文和初級科學，作為升學的準備。這個學校，是東亞同文會專為中國學生而設，可以說是中國留日學生的一個補習預備學校。

在事實上，鄒容的求知慾雖很強，是絕抵抗不住他的革命熱情的跳動的。他沒法安心讀書，他被東京的革命潮流所吞沒了！

在公元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二年的期間，東京的我國留學生的數目從百人增至數千人。在這裏面，有在中國留學生會館整大學跳舞的「清國留學生」，也有在所住的地方關了門燉牛肉吃的，也有認真讀書的好學生，還有些人是整日從事革命活動。這批革命份子，是當時留日學生中的精華，各省的人都有，也有不少是在國內從事政治活動的亡命

客，在主張方面，却也簡單得很，就是共同主張推翻滿清。所有的革命活動，都是熱烈，火熾而帶有幾分戲劇性的。大家在終日忙着開會，開各色各樣的會，演說，多半是極其激烈動人的演說。就在鄒容抵達東京之前不久，東京的我國留日學生會經舉行過一次極有革命價值的「壬寅支那亡國紀念會」。

這個集會，是由章太炎等發起的。在公元一九〇二年的三月，章太炎爲了鼓吹革命，振起一般青年的歷史觀念起見，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於東京，署名發起者，有章太炎，秦鼎彝，馮自由等十人。由章氏手撰宣言，名爲「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啓」，以民族歷史的故實，來激起國人之排滿思想，語極有力動人。文中有云：

「願吾滇人，無忘李定國，願吾閩人，無忘鄭成功，願吾越人，無忘張煌言，願吾桂人，無忘瞿式耜，願吾楚人，無忘何騰蛟，願吾遼人，無忘李成梁。」

宣言草成之後，分貼東京各通衢，並徵求國父與梁啓超同意作贊成人，定於三月

十九日崇禎帝殉國忌日，在上野精養軒舉行紀念會，留學生報名赴會者達數百人。後因清公使蔡鈞在開會前請求日本政府禁止開會，紀念會未開成。國父特於當日另在橫濱永樂樓召集同志多人及章太炎等補行一紀念式。

這次支那亡國紀念會的發起，鄒容雖然未能趕及參加，他却是異常同情而且極端欽敬章太炎等的革命精神的。他在這一年的夏天，在同文書院裏面，經過同文書院的粵籍學生黎勇錫（仲實）陳芙蓉（匡一）等的介紹，認識了這個紀念會發起人之一的馮自由。他到東京之後，就開始了革命活動。曾經和鈕永建規設「中國協會」，未成。

在公一九〇二年的秋天，吳稚暉也到了東京。他因為反對清公使蔡鈞取締留學生，被日本政府派警察押解出國，途中憤而投水，幸獲救未死。到了冬天，有東京的我國留日學生張溥泉，馮自由，葉瀾等二十餘人發起一新團體，明白揭示以民族主義為宗旨，定名曰青年會。鄒容在這時候，已經和張溥泉等訂交，而且實際參加了他們所倡導的種種活動。

東京神田駿河台的中國留學生會館，是我國留學日本的學生在公元一九〇二年的春天所籌設的。在開幕的這一天，吳祿貞發表演說，把留學會館譽爲美國費城的獨立廳。

一九〇三年的元旦，各省的留學生又在留學生會館舉行新正團拜禮，到了一千多人，清廷的公使蔡鈞也參加了。當時，有廣西人馬君武，湖北人劉成禺，先後發表演說，敘述滿洲吞滅中國的歷史，主張非排除滿族專制，恢復漢人主權，不足以救中國，慷慨激昂，全場鼓掌，有一個滿人長福起立發表駁辨的言論，遭大家呵斥而止。事後，劉成禺因此被開除成城學校的學籍，不許入士官學校，長福則由蔡鈞力保，得充橫濱領事。

到了四月間，留學生當中的鈕永建，秦毓鎣，葉瀾等，因爲俄人進兵滿洲，清廷有與帝俄政府私訂撤兵條款之議，特發起拒俄大會於東京，公電清廷宣言否認新約，並組織拒俄義勇隊，以備歸國從戎，推藍天蔚爲學生軍總教官，鈕永建和湯禎爲歸國請願代表。鄒容也是拒俄大會的發起人之一，並且充任義勇隊員，每天經常隨從着一般隊員操練。



拒俄義勇隊成立後，不久，便被蔡鈞請求日本政府勒令解散！日本政府這種措置，引起了東京的中國學生的公憤，鄒容是這批學生中性子最急年紀最輕的一個，他更加火上加油似地燃燒起革命之火！

鄒容在東京的我國留日學生界日見活躍起來。凡留學生開會，他一定要爭先演說，演詞的悲壯犀利，鮮與倫比。他因為憤恨滿人的專制和痛心國人的不覺悟，發憤要寫一本宣傳革命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的內容，是要根據歐美的自由平等的學說和民族主義，說明滿人的罪惡和漢族應該進行種族革命的理由，最後並標出建設新中國的具體計劃。這種寫作的計劃，在當時一般革命青年只曉得開會演說的時代，是十分值得讚揚的。他爲了寫這本小冊子，便比以前更加用功起來，他的生活，也相當刻苦，全副精神都貫注在研究方面。他在釐訂了計劃之後，開始寫作，沒等到完稿，他便被迫離開東京了。

原來當時有某省的留學生監督錢某的妾，和曾受錢某所豢養而且是錢某的晚輩的陸軍學生監督姚文甫通姦，姚文甫便慫恿着他的姘婦向錢某提出離婚要求，去改嫁他自己

。這是一種禽獸行爲，引起留日學生的公憤，特別召開一個大會來表示反對，大會議決懲罰姚文甫，鄒容便偕同張溥泉，翁浩，王孝縝等五人，在華燈初上的時候，闖入姚文甫的寓所，用手指着他罵道：

「你是受過錢某培植的，又是他的晚輩，現在忽然作出這樣無恥的事情，我們現在是來要你的命的！」

姚文甫不住討饒，他打了姚某幾十個嘴巴，用剪刀把他的髮辮剪掉，拿回來，懸在駿河台留學生會館的屋梁上。並且寫上「禽獸姚文甫之辮」，他臨走的時候，還對姚文甫說：

「你趕快回國！別留在這裏給留學生丟人，你要不走，我們總會要你的命！」

一般留日的學生聽到這個消息，都感覺十分痛快！因爲在這個時期，剪掉髮辮便是表示反抗滿清，所以國內一般人民把剪掉辮子的留學生稱作「革命黨」，甚或罵作「假洋鬼子」或「裏通外國」之類。他們剪掉姚某的辮子，是對忠於滿清的姚某一個天大的諷刺

，也可說是一種侮辱！

姚文甫對於這個侮辱，使出了報復手段。他向清廷駐日本東京的公使蔡鈞控訴鄒容，由蔡鈞照會日本外務部，向同文書院索取鄒容。鄒容曉得了這個消息，硬不躲避，他的一個朋友認為受辱於外國人太不合算，勸他離開東京，他到了大阪，他這個朋友又在大阪博覽會場中碰到他，再勸他離開日本，他才和張溥泉一同離開了日本。

鄒

容



四六

## 五、「革命軍」

鄒容在公元一九〇三年的四五月間，從日本又回到了上海。

他這一次回到上海，和一年以前從四川初到上海的情形，已經完全不同。在一年以前，他雖然熱心維新運動，一切都還是在暗中摸索，留學東京一年之後，他的心智較以前大加開朗，思想認識也更加正確深刻化了，他已經對康梁所倡導的立憲主張感覺到不滿，而熱心提倡民族主義了。還有，他在東京期間已經和國父領導下的革命力量發生了關係，尤其和張溥泉個人之間建築起深厚的友情，證明他在行動上，已經正式加入了革命陣營！

鄒容，這個中國革命史上的青年戰士，一返抵上海之後，便開始了他的革命活動，火一樣熱烈，花一樣美麗，獅子一樣猛鷲的活動。

他到上海之後，第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便是經過張溥泉的介紹，認識了在上海從事革命活動的章太炎，並且立即追隨在他們之後，參加了上海方面的革命工作。章太炎名炳麟，浙江餘杭人，生於公元一八六八年（清同治七年），死於民國二十五六月十四日，他是國學大師，又是革命元勳。尤其在興中會的後半期和同盟會的初期，中國的革命運動在清廷和保皇黨的夾攻之下，遭遇到極大的阻力，章太炎曾經在這個時期，替革命運動宣傳鼓吹，建立下不朽的功勳，是十分值得紀念的。

章太炎的年紀，比鄒容大十八歲。他在當時的上海，是言論界的權威和革命運動的重要人物，對於初出茅廬的青年戰士鄒容，却是一見之下，便大加賞識，認為是少年英雄，至於稱呼他作「小友」。鄒容的志氣，見識，言論和風度，能引起章太炎的注意，毫不足奇，而且，由認識而建築起更深厚的友誼和革命關係，也是極其自然的事情。

當時，章太炎住在泥城橋的愛國學社裏面。愛國學社表面上是一個學校，實際上是一個革命集團，章太炎為主持人之一。張溥泉和鄒容剛剛回到上海之後，便是住在愛國

學社裏面的，一同參加了學社的工作。後來，他們才搬到虹口，仍然和愛國學社的工作，保持着密切的聯繫。鄒容住在愛國學社的時候和章太炎的主張議論十分投機，並且互相推重，他稱章太炎爲「東帝」，自稱爲「西帝」，常向章太炎請益，章太炎對於他的發問，十分感覺興趣，有問必答，無答不詳，實際上，成了他的一個師友之間的人物。

自然，鄒容和章太炎與張溥泉幾個人的密切友誼關係，主要的，還是建築在革命熱情和認識上面的。他們由日常的接觸和互相討論，使彼此的抱負和才氣都暴露在對方的眼前，再加上人格的感召和感情的交流，自然會使他們由革命同志成爲異姓骨肉的。有一天，章太炎和鄒容，章行嚴（士釗），張溥泉三氏在愛國學社談得高興，便邀着他下之三位一同到四馬路九華樓（揚州飯館）去痛飲，席間又繼續談論天下大事，三杯酒們肚後，大家更加眉飛色舞，毫無顧忌地高談闊論起來。在這四個人中間，章太炎的年齡最大，社會地位也最高，章行嚴是他的愛國學社的學生，正在主持上海的革命報紙蘇報的筆政，鄒容的年齡最輕，言語行動，特別富有朝氣，張溥泉更是革命陣營中的健將

。章太炎看了當時在座的人才之盛，異常愉快，在酒酣耳熱的時候，便很誠懇而莊嚴地向他們三個人提議：

「現在，我們四個人既然同心努力革命運動，應該不論年齡大小，結爲兄弟！」他們三個人聽了，都覺得這是一個十分值得喜悅甚至是十分值得感激的提議，張溥泉首先贊成，大家一齊響應，四人一拜，遂成兄弟！

這是中國革命史上一件極值得紀念的私人結合，對於鄒容，更是一件大事。從此，他和革命熱力密結爲一，他的革命活動，日見積極而團體化，他的偉大的成就，也逐漸在革命陣營中造成了。

在公元一九〇〇年，中國發生義和團之亂，俄國出兵東三省。後來，俄國遲延不肯退兵，到公元一九〇三年，又要求改訂退兵條約，國人大憤，日本的留學生組織拒俄義勇隊，上海的紳商志士也在張園（疑即今之靜安別墅，爲當時一極著名的遊憩場所）開會，議決反對俄國的要求，並致電各國外交部，申明不承認俄國所提要求的理由。同時，上海



的紳商志士，因為廣西巡撫王之春主張借法國兵平內亂，也在張園開會反對，鄒容參加，大發議論，漸為國人所注意。後來，上海的人士們，就聯合參加張園會議的人組織「四民公會」。後來，又改名「國民公會」。最初發起組織的人，有馮鏡如，龍澤厚，吳敬恆，鄒容，陳範等，一般維新志士大半列名。後來因為龍澤厚是康有為一派的人物，再把「國民公會」改稱「國民議政會」，漸傾向請願清廷立憲的主張，一般革命志士表示反對，鄒容和愛國學社的人都表示不肯加入，議政會也無形解散。

鄒容的疾惡如讎，直言無隱的態度，始終不改。他到了愛國學社，看到一般學生多練習英語，便嘲笑他們說：

「你們只配作商人罷了！」

愛國學社的學生，也多半是有革命性的熱血青年，聽了這話之後，認為是一種侮辱，甚至都想飽他以老拳。後來，鄒容又因為感覺到愛國學社的學生太放縱，竟至把持校務，主張嚴加管理，和學生們的感情日壞，只好搬出社外了。

還有，國民議政會的主持人之一，是廣州的大商人馮紫山，他是保皇黨人，並且曾經入過英國籍，他請鄒容加入國民議政會，鄒容便很不客氣地對他說：

「你是英國人，這國民議政會的國民，是中國國民呢？還是英吉利國民？」

和他這種憤世嫉俗的精神同樣旺盛而且日見加強的，是他的革命熱情。他在認識上，相信中國要免除亡國滅種的危險，非排滿不可，非革命不可，換言之，就是非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主張不可！他認為革命是天經地義的救國途徑，也是全國人民的責任。事實上，一般人民却因為久處滿清的統治和專制政體之下，慢慢地養成一種奴隸性格，對滿清政府的壓迫，剝削，蹂躪，歧視，都安之若素，換言之，就是大部人民的心理是麻木的。有一部份讀書人，雖然也曉得國勢岌岌，清廷腐敗，却只想要求清廷立憲，不願參加排滿。尤其在戊戌政變以後，保皇黨的勢力，遍及國內外，革命的進行，更加困難！這是需要宣傳的時期！需要強有力的宣傳時期！要想進行革命運動，必須先用宣傳的爆炸彈，炸開人民的革命精神之門！必須用革命理論的快刀斬斷國人的奴隸根性！而這種

有力的宣傳品，必須是立言明快，主張激烈，說理透澈，文字淺顯的大眾讀物才行！誰能寫這樣一種極合革命需要的宣傳品呢？誰願寫呢？誰敢寫呢？因為製造這樣一枚宣傳爆炸彈的危險，是和拿着炸彈去和滿清的官吏拚命是同樣地危險的，其功用，却是大得多了！

鄒容很勇毅地擔負起這種革命宣傳的鉅大任務，他寫出而且印出了他的宣傳名著「革命軍」！

鄒容在東京的時候，就決定寫「革命軍」，並且已經寫成了一部份稿子，擺在行囊裏面，帶到了上海。他住在愛國學社的時候，鑒於革命的需要，也是受了章太炎和張溥泉的鼓勵，才把這部稿子完成。他最末寫完這部宣傳名著之後，便很虛心而且極胆怯地拿去請教章太炎，他說：

「文字寫得太淺露了！請您給我修飾一下吧！」

章太炎看過之後，表示十分滿意，對他說：

「文字寫得雖然淺露，可是要想感動一般人，非這樣寫不可！」

這樣的評語，給了「革命軍」的作者一種無上的快感。章太炎並且替這本宣傳小冊子寫了一篇序，來說明這本書的內容及其價值。這篇序文，是一篇相當簡奧的古文，也是革命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獻。現在，把它抄錄在下面：

一蜀鄒容爲「革命軍」，方二萬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辭多恣肆，無所回避，然得無惡其不文耶？」余曰：「凡事之敗，在有其唱者，而莫與爲和，其攻擊者且千百輩，故仇敵之空言，足以墮吾實事。夫中國吞噬於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詐暴之工，人人所身受，當無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尙有呂留良，曾靜齋，周華等，持正議以振聾俗，自爾遂寂泊無所聞。

吾觀洪氏之舉義師，起而與爲敵者，曾李則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樂戰事，徒欲爲人策使，願勿問其蹊非枉直，斯固無足論者，乃如羅、彭、邵、劉之倫，皆篤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閩而金谿餘姚，衡陽之黃書，日在几閣，孝

弟之行，華戎之辨，仇國之痛，作亂犯上之戒，宜一切習聞之，卒其行事，乃相謬戾如彼，材者張其角牙，以覆宗國，其次，卽以身家殉滿洲，樂文采者，則相與鼓吹之，無他，悖德逆倫，並爲一談，牢不可破，故雖有衡陽之書，而視之若無見也。然則洪氏之敗，不盡由計劃失所，正以空言足與爲難耳。

今者，風俗臭味，少變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懇懇必以逐滿爲職志者，慮不數人。數人者，文墨議論，又往往務爲溫藉，不欲以跳跟跟躍言之，雖余亦不免是也。嗟呼！世皆嚚昧而不知話言，主文諷切，勿爲動容，不震以雷霆之聲，其能化者幾何？異時義師再舉，其必墮於衆口之不俚，概可知矣。

今容爲是書，豈以叫吽恣言，發其慚恚，雖嚚昧若羅彭諸子，誦之猶當流汗祇悔。以是爲義師先聲，庶幾民無異志，而材士亦知所反乎！若夫屠沽負販之徒，利其徑直易知，而能恢發智識，則其所化遠矣。藉非不文，何以致是也？

抑吾聞之，同旌相伐，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

，驅逐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容之署斯名，何哉？諒其所規畫不僅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餘杭章炳麟序。」

這篇序文的主要意思，是稱讚「革命軍」的文字淺顯，議論激烈直率，是一種「跳跟搏躍」的「雷霆之聲」，可以感動一般知識分子，更可以使一般人民，看了能懂。最後一段，解說「光復」和「革命」的區別，有點近於咬文嚼字，却也觸及了一件極重要的事實，就是指出了「革命軍」一書，不但是消極地主張排滿而已，還積極地提出了建設新中國的計劃，這一點，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序末所署年月為「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係從西周時代的「共和元年」（公元前八四一年）算起的。當時，章太炎因為不屑用清代皇帝的紀年，所以才故意用此古香古色的紀年法，來喚起一般人的民族思想。章太炎在其他文章中也屢次用共和紀年，例如他的改定本「卮書」的末篇「解辮髮」一文中就寫着：「共

和一千七百四十一年」，因為這一篇文章，是在公元一九〇〇年寫的。

「革命軍」出版之後，上海五月十四日的「蘇報」上又刊出了「讀革命軍」和「介紹革命軍」兩文，都是向蘇報的讀者介紹「革命軍」的內容和它的價值的。前者署名「愛讀革命軍者」，時人疑為亦出自章太炎之手，後者類似現在之新書介紹。這兩篇文章的全文是這樣：

### 一、讀革命軍

愛讀革命軍者

今日之有心人，慮無不言教育普及，教育普及誠善矣。雖然，吾不知其所欲普及之教育，其內容果奚若？將日求知識耶？練技能耶？非普通之人所不可缺者耶？顧其不可缺者，猶之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手之執。如器械之運動，受動者而非主動者也。主動之權在乎其腦，其腦而野蠻與？其耳目手口與之為野蠻之舉動，其腦而文明與，其耳目手口亦與之為文明之舉動。知識技能之於主義也亦

然。奴隸主義者，以其知識技能盡奴隸之職，國民主義者，以其知識技能盡國民之職。夫以奴隸主義之人，而增其知識，練其技能，則適足以保守其奴隸之範圍，完全其奴隸之伎倆，將使奴隸根性，永不可拔，是豈非教育界之罪人，而我國民之公敵哉？

居今日我國而言教育普及，惟在導之脫奴隸，就國民。脫奴隸，就國民如何？曰革命。雖然，革命者，歐洲前世紀之產物，而近十年來，始稍稍灌輸其思想於我國者也。求之我國歷史，自湯武以來，一切慘劇，或成或敗，無不始於盜賊之計，持以嚶咻之術，要以奴隸人爲目的，無以足以當今之所謂革命者。以此奴隸根性深固之人，而驟更其地位，如戒鴉片，如勸不纏足，殆無不扞格者。嗚呼，此其所以待教育也。

教育之術，在因其所已知，而進以所未知，因其潛勢力，而導之以發達。吾國鄉曲之間，婦孺之口，莫不有「男降女不降，老降少不降，生降死不降」之諺，而



見滿人者，無不呼爲韃子，與呼西洋人爲鬼子者同，是仇滿之見，固普通人之所知也。而今日世襲君主者滿人，占貴族之特權者滿人，駐防各省以壓制奴隸者滿人。夫革命之事，亦豈有外乎？去世襲君主，排貴族特權，覆一切壓制之策者乎！是以排滿之見，實是爲革命之潛勢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經之一途也。居今日而言教育普及，又孰有外於導普通仇滿之思想者乎？

然使僅僅以仇滿爲目的，而不輸灌以國民主義，則風潮所及，將使人人有自命秦政朱元璋之志，而僥倖集事，自相奴畜，非釀成第二次革命不止。又使艱深其文，微隱其旨，以供成學治國聞者之循玩，則亦與普及之義相背馳矣。

卓哉，鄒氏之革命軍也，以國民主義爲幹，以仇滿爲用。搏摭往事，根據公理，驅以犀利之筆，達以淺直之詞，雖頑懦之夫，目覩其事，耳聞其語，則罔不面赤耳熱，心跳肺張，作拔劍砍地，奮身入海之狀。嗚呼，此誠今日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也。李商隱於韓碑，願書萬本誦萬遍，吾於此書亦云。

## 介紹革命軍

革命軍凡七章，首緒論，次革命之原因（編者按：此章最長，幾佔全書二分之一，言詞最激烈，煽動力亦最大），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種，次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次革命獨立之大義，次結論。約二萬言，章炳麟爲之序。其宗旨專在驅除滿族，光復中國。筆極犀利，文極沉痛，稍有種族思想者，讀之當無不拔劍起舞，髮衝眉豎。若能以此書普及四萬萬人之腦海，中國當興也勃焉。是所望於讀革命軍者。」

關於「革命軍」（全書附傳記後）的內容及其價值，有了章太炎的序文和「蘇報」的兩篇文章，已經可以說明其梗概，用不到再去詳述。最重要的，是本書的內容，雖以揭發排滿之深義爲主要目的，但並不止於排滿，一併提出建設新中國的方案。在本書中的所謂「國民主義」裏面，實在是兼有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成份在內的。尤其，一革命獨立之

「大義」一章，提出了革命建國的綱領二十五條，實在是革命建國史上的一件極可珍貴的文獻。這裏面，有外交政策，有民權主張，有教育問題與種族問題的討論，有國號的擬定，並且明白主張中國要以美國的政治為建國的模型，其思想之縝密，計劃之周到，主張之明確，都可證明鄒容是一個天才的革命思想家。他的唯一的著作「革命軍」，絕不是只能稱快一時的宣傳品，而是可以當作中國政治思想發展史上的計程碑看的不朽著作！是的，「革命軍」是一顆宣傳戰場上的爆炸彈，也是革命建國的計劃書，通俗而不膚淺，只要有這一部著作，鄒容就可以不朽了！

「革命軍」著者鄒容，在書名的下面，自署「國朝蜀人鄒容泣述」，在自序的末端，則署「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歲次癸卯三月日，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記」，以亡國的子民自居，復自任以革命軍卒，這兩點，都寓有很大的宣傳作用。

這本書，是在公元一九〇三年五月間，在上海大同書局出版的，印刷費是由幾個革命黨人如金天翮，蔡寅，陶廣熊等共同擔任的。出版之後，蘇報更因介紹此革命書刊與

刊載章太炎的反滿革命的文字，因而產生了革命文字獄——蘇報案，章太炎與鄒容一同入獄。

「革命軍」出版之後，因內容精采，文字淺顯，銷路旺盛，當時並有章太炎所著「駁康有為政見書」出版，與「革命軍」相呼應，「革命軍」的銷路更旺，鄒容的聲名，遂傳遍國內。等他入獄之後，這本書更爲世人所重，風行國內外，銷售到一百萬冊以上，佔清末革命書刊銷路的第一位，各地的書店，爲了避免關郵檢查，多半把書名改掉，或稱「革命先鋒」，或稱「圖存篇」，或稱「救世真言」，或與章太炎的「駁康有為政見書」合刊，而題稱「章鄒合刻」，一共出到二十幾版，距離上海遙遠的地方，賣到白金十兩一本，在運輸的時候，爲了避免檢查，販運的人往往把書藏在箱籠裏面，和一些衣服食品擺在一起。真所謂洛陽紙貴，不脛而走。

這本書，所發生的宣傳力量，更是空前的偉大。最明顯的例子，有如國父在公元一九〇四年到達舊金山之後，看到華僑風氣尙極閉塞，稍微開通一點的華僑，不是保皇

會員，便是基督教徒，他爲了想對美洲華僑發動有力的宣傳起見，便向當地的基督教學者伍盤照和洪門會的領袖黃三德商量借款印刷「革命軍」一萬一千冊，分寄美洲及南洋的僑胞，以廣宣傳，黃伍都表示贊成，就由伍盤照所主持之中西日報擔任排印，估價五百元，印成後，國父因爲印費無從籌措，便請洪門會的機關致公堂擔任郵寄費，並請中西日報不收印費，算作捐贈，黃伍等慨然應允，全美洲的華僑得此有力宣傳品的啓導，不到半年的工夫，革命知識大開。

因爲「革命軍」的宣傳力量大，所以各地的黨人，都把此書運往各地，以啓發人民的革命思想。例如在鄒容入獄之後，湖北的革命團體日知會爲了加強革命宣傳，便派賀之才間道赴上海，密祕攜回革命軍數百冊回鄂，散佈鼓吹。

個人之受「革命軍」的影響而見諸紀載者，有如以炸清廷派往歐洲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出名的吳樾烈士，曾在他的「暗殺時代」自序裏面寫道：「友人某君授予以革命軍一書，三讀不置」，在「與章太炎書」裏面，提到鄒容，更是敬仰備至：

「今同志某君，新自南來，語中問渠與先生並鄒子威丹相識否？某君應余曰：『鄒子固相識，至與先生未相見之恨，亦與某同。』並云：『此次過申，當往一見。』正語間，有同學某君至，乃向某曰：『頃閱時報，有鄒子威丹病死之傳焉。』某等耳聞之下，皆相對失色，遂不禁悲從中來，蓋非僅爲鄒子悲，而爲我同志諸君悲也。亦非僅爲我同志諸君悲，而爲我漢族同胞悲也。夫鄒子之名，固已成立，而此後之事業，正未可知。亦以生死關頭，最難打破，若以餘生而辦餘事，直此身之利息耳，成敗可不必計也。惜哉鄒子，危乎先生。計先生出獄之期在邇，飲食起居，不可不防他人之隱害。某於鄒子之死，有深疑焉。疑西人之必爲滿政府所嗾使而毒殺之，以去後患。先生身與同居，當必有所聞見也。先生爲某奠鄒子之靈而告之曰：『吾子之死於非命與否，可不權其輕重，病死亦死也，非命之死亦死也，然總歸於不自由而死，則逆胡之罪，豈容道哉？某亦不自由中之一分子耳，異日能死此不自由，當必有以慰吾子之萬一於泉下也，吾子有靈，其使

「某勿蹈空言也可！」

從吳樾這段話，可以看出「革命軍」，曾經感動影響了不少的青年，鄒容的死，更引起了青年們的注意和悼惜，這是一個革命思想家應得的報酬，也是一般青年逐漸傾向革命的明證。

國父對於「革命軍」一書的宣傳力量，是知道得極清楚，而且屢次向各地的革命同志介紹。他在公元一九〇六年所寫的一封信中說：

「……海外各地日來亦多進步，托東京印「革命軍」者有數處。茲將河內同志所印就者寄上一本，照此版式，每萬本印費三百四拾圓，二千本印費九拾圓。前貴地同志已集款欲印，未知款已收齊否？若已收齊，宜從速印之，分派各處，必能大動人心，他日必收好果。」

鄒容和章太炎是興中會時期的宣傳健將，是上海蘇報案的主角，他們的功績極大，國父屢加稱道，例如在「自傳」中說：

「庚子之役，爲予第二次革命之失敗也。經此次失敗而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覺與前有別矣。……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爲清廷所控，太炎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吳亡命歐洲，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爲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清朝以來所未有也。清廷雖訟勝，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於是民氣爲之大壯。」

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爲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爲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爲力甚大，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也。」

「革命軍」是興中會時期排滿最激烈的言論，而且是開導華僑風氣的重要宣傳品。所以國父特別在自傳中提出表揚。在「中國革命史」一文中，也提及：

「庚子以後，革命宣傳驟盛，東京則有戢元成，沈虬齋，張溥泉等發起國民報，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主張革命，鄒容之革命軍，章太炎之駁康有爲書，尤以一時傳誦。」



號稱「革命通」的馮自由，曾在所撰「革命軍作者鄒容」（現收入革命逸史第二集）一文中，給予了革命軍以下列最公平而極盡贊揚的評語，也是頗可注意的。他說：

「此書文辭不如太炎之駁康書，論理不如秦力山之革命箴言，徒以通俗淺顯，適合當時社會需要，幾於人手一編，卒賴其言爲驅胡建國之本，功不在孫，黃，章諸公下也。」

現在，革命雖已進入最後階段，一般革命先進對此曾在中國革命史上發生過鉅大影響的「革命軍」一書，還是保持着一種愛好，實際上，建國時期的青年，要想了解革命初期的艱難締造建國計劃的改進經過，也大有一讀此書的必要。據說此書全文，已由于右任書就，準備鐫諸石刻，那麼，「革命軍」的流傳，便可以更加悠遠而普遍了。

鄒

容



六八

## 六、蘇報案

蘇報案，是清朝末年一件轟動全國，影響重大的革命案件。鄒容是這個革命案件的主角之一，他就是爲了這個案件而死在牢獄中的。爲了敘明這個案件的原委，不得不先把與掀起這次革命巨案最有關係的愛國學社的成立和它奮鬥的經過，以及蘇報的歷史，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在公元一九〇二年（壬寅）的春天，蔡子民、章太炎、吳稚暉、蔣觀雲（智由）、林少泉（獅）、葉浩吾（瀚）、王小徐（季同）、汪允宗（德淵）、烏目山僧（黃宗仰）等，爲了改革中國的教育，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教育會，到了這一年的秋冬之交，才組織成功，推烏目山僧爲會長，章蔡等皆爲董事。會址設在泥城橋福源里，即今跑馬廳對面。最初所訂的會旨，是在於改良教育及編訂完善的教科書，並仿通信教授法，刊行叢報。

正在規劃的期間，有清廷的駐日公使蔡鈞阻遏留學生入學事件發生。十一月間，又有南洋公學第五班學生戲弄郭姓教員，置墨水瓶於先生的坐上，弄污了先生的衣服，學校主張開除學生，學生羣起反對，學校硬開除學生數人，引起學生全體罷課，並有第五班和特班學生百餘人退學，蔡子民時正任教南洋公學，也隨同學生去職。退學的學生，求助於中國教育會，烏目山僧便商請英商哈同之妻羅迦陵女士，借得泥城橋房舍，成立愛國學社，因經費無着，蔡子民親往南京向蒯光典告貸，剛上了輪船，他的長子，病死寓中，竟未回寓，仍乘輪船往南京，借來五千元，作開辦費。後來，又容納了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的學生，學生總數到一百三十二人。由南洋公學退學而參加愛國學社的學生，著名的有貝壽同、穆湘瑤、何靡施、敖夢姜、胡敦復、曹梁廈、俞子夷、計烈公、何震生等，陸師學堂的學生，則有章士釗、林蠡等。教職員有蔡子民、吳稚暉、章太炎、蔣竹莊等（蔡子民任經理，吳稚暉充學監）。

這是一個革命的學校，學社對於學生的言論，絕對放任，師生皆議論時政，放言無

忌。研究學習，也完全採取自由方式，尊重學生的個性和興趣，絲毫不加干涉和強制。高級生教初級生，懂英文的教英文，會數理的教數理，互相爲師，成績極佳！全體學生分爲若干聯，每聯約二三十人不等，聽學生自由加入，聯有聯長，主持本聯各種福利的事宜，頗有自治的氣象。

愛國學社因爲擁有了大批富有革命思想的先生和學生，便漸漸成爲上海的革命領導團體。他們不但在校內高談革命，並且對外作種種革命活動，最主要的一種活動，便是發起張園演說會。原來在幫忙學社的人物之中，有一廣東人徐觀吾，向在四馬路開設小書舖，曾爲「野鷄」出花榜，外人稱爲「野鷄大王」，他在上海各方面很熟，建議每星期租借張園安愷第開演說會，所說激昂慷慨，公開宣傳革命，頗受聽衆歡迎。這是公元一九〇三年正月間的事情。

張園演說會的演說詞，就登在蘇報上面。同時，蘇報與愛國學社約定，每日由社中的教員担任撰寫論說一篇，就是由蔡、章、吳等七人，輪流担任，一週輪畢，蘇報館每

月助學社一百元作爲報酬，於是蘇報館遂成爲愛國學社的機關報。

蘇報創刊於公元一八九六年，由胡鐵梅主辦，用他的妻子日本人生駒悅的名義，在日本領事館註冊，以無錫鄒弢爲主筆。經營兩年後，始由湖南衡山人陳範號夢坡者所接辦。陳範亦號叔柔，舉人，曾任江西鉛山縣知縣，因教案落職，感於當時的政治腐敗，社會黑暗，乃立志用輿論啓發民智，出資接辦蘇報。公元一九〇二年，南洋公學發生學生退學風潮，蘇報首先揭載，而且表示同情。從此蘇報增闢「學界風潮」一欄，大爲東南學界所注目。從這一年的正月到四月，開始揭載張園演說詞，雖然避去革命字樣，却已甚激烈，影響及於全國，漸惹起清廷的注意。五月一日，陳夢坡因爲賞識章士釗的文才，想把他的女兒陳擷芬嫁給他，但沒明說，先聘章入報館作主筆，從此，就開始登載章太炎的「客帝篇」和他所作的「革命軍序」。以後，就公開登載革命文章，張園之演說詞，仍陸續登載，而且照原文刊登，不加修改了。

除了上述蘇報的言論日見激烈，實爲蘇報案發生的原因之外，鄒容的「革命軍」和章

太炎的「駁康有爲政見書」先後出版，影響重大，更是造成蘇報案的導火線，鄒著文字淺顯，利於向華僑宣傳，章著下筆高古，利於向士紳宣傳，同爲當時最有力量的革命宣傳品。鄒著主張殺盡滿人，更爲當時最激烈的宣傳品，蔡子民曾對此主張表示異議，特於「蘇報」上撰「釋仇滿」一文，謂「滿人之血統，久已與漢族混合，其語言文字，亦已爲漢文漢語所淘汰，所可爲滿人標識者，惟其世襲爵位，及不營實業而坐食之特權耳。苟滿人自覺，能放棄其特權，則漢人決無殺盡滿人之必要」。「駁康有爲政見書」，不惟攻擊那拉氏，對清德宗（光緒）亦加以嘲詈，有「載活小醜，未辨菽麥」之語，更爲滿人極注意的宣傳文字，因而直接釀成逮捕蘇報負責人與蘇報撰者的案件。

早在公元一九〇三年的四五月間，清廷的商約大臣呂海寰，已經函告江蘇巡撫恩壽，謂「上海租界有所謂熱心少年者，在張園聚衆議事，名爲拒法拒俄，實則希圖作亂，請即將爲首之人密拿嚴辦」等語，並曾經兩次提出捕人名單。查呂海寰第一次指名逮捕者，爲蔡元培、吳敬恆、鈕永建、湯禎四人（鈕湯二人爲留日學生組織拒俄義勇隊，派遣回國向

袁世凱請求出師拒俄之代表)。第二次爲蔡元培、陳範、馮鏡如、章炳麟、吳敬恆、黃宗仰六人。最初，上海道要求租界當局允許捕人，工部局不允。不久，兩江總督魏光燾迭奉清廷嚴諭，有「上海愛國黨倡言革命，該督形同贖贖」之語。乃派道員俞明震到滬查辦，向各國領事提出第三次捕人名單，內有蔡元培、章炳麟、陳範、吳敬恆、鄒容、黃宗仰等六人的名字，工部局仍表示異議。俞明震乃問計於法律顧問英人旦文律師，旦文教以訴諸法律，因爲根據英國法律，「藏兵器」和「得罪英王」都可傳拘。於是，兩江總督魏光燾便代表清政府作原告，控訴蔡元培、章炳麟、陳範、吳敬恆、鄒容、黃宗仰、龍澤厚等於會審公廨，工部局不能拒。乃於閏五月初六日出票拘人，被告的人，多半在事前預知消息，紛紛出走，蔡元培赴青島，吳敬恆赴倫敦，陳範、陳攝芬、汪文溥、黃宗仰相繼赴日本，只有章太炎不肯走，他的理由是：

「革命沒有不流血的，我被清政府查拿，現在已經是第七次了！」

他在被捕之前，曉得了清廷捕人的消息，便把這話和鄒容說，意思是勸鄒容也不要



走。結果，他們終於先後入獄了！

在公元一九〇三年閏五月初六日的晨六時，有許多巡捕到愛國學社捕人，章太炎正在賬房算賬，巡捕指着拘票上的人名問他：

「這裏有這些人嗎？」

「其餘的都沒有，」章太炎用手指着鼻子說，「章炳麟是我！」

巡捕便把一條索子，套在他的頸上，他要求回宿舍一躺拿點東西，巡捕不許，他便跟踉入獄了。

這時候，鄒容並不住在愛國學社，是和張溥泉一同住在餘慶里的，他接到章太炎入獄後的一封信，便要去自首，張溥泉勸他不必去，他慨然地說：

「太炎先生一個人在獄裏面，太不教人放心了！我要去陪他！」

張溥泉深感於他關心太炎先生的熱情，覺得十分可欽，不便再加以苦勸，只好在當天晚上就送他去到英國租界四馬路棋盤街旁的老巡捕房自首了。

當他們到達老巡捕房的門首的時候，有一個值日的巡捕，懶洋洋地問道：

「你們是幹什麼的？」

「我就是鄒容，」鄒容說，「是來自首的」。

巡捕看了他的身材矮小，而且是一個小孩子，趕他離開巡捕房，認為他是冒充鄒容的。他很鄭重地向巡捕聲明：

「我確實是鄒容，著革命軍的鄒容！特意來陪伴章炳麟的！」

巡捕見他說話的態度很嚴肅，才信以為真，把他收入了巡捕房，而且按照他的要求，把他和章炳麟關在一起。

除了章鄒二人外，被捕的人還有蘇報館的司賬員程吉甫，陳範的兒子陳仲彝和「女報」(陳夢坡之女擷芬所主持)的辦事員錢允生和被清吏指為庚子漢口富有票案(註)要犯的龍澤厚(積之)。按照當時的情形，章太炎是可以得到機會逃走的，他不但逃不走走，並且勸鄒容也不要逃，其用意，是在用不怕死的行動來威脅敵人，並感召一般青年參加

革命！這種行動，頗爲當時一部份革命志士所反對，認爲是無謂犧牲，在他們入獄之後，上海的報紙上還有批評他們不逃是不對的。章太炎因此在獄中作書給「新聞報」的記者，說明他慷慨就獄的理由，其中有一「志在流血，性分明定」及「休矣新聞報記者，請看數百年後銅像巍峨高出雲表」等語。快哉此語！壯哉此語！

章鄒等入獄之後，蘇報社被查封，愛國學社解散。對於被捕的人，閏五月十四日第一次開審，承審員是清廷的知府孫建臣，上海縣汪瑤廷，英國副領事迪比南。清政府的律師，是古柏和哈華托兩人。章鄒等也延請律師博易和瓊斯兩人代爲辯護。原告是清政府，所控被告的罪狀，係摘取「蘇報」的論說，「革命軍」和「駁康有爲政見書」中的語句，認爲是「誣讒朝廷，大逆不道」。尤其鄒容著「革命軍」主張革命排滿，煽動作亂，無所不至，章炳麟代「革命軍」作序，又著「駁康有爲政見書」，詆毀清帝聖諱（載活），呼爲小醜，「立心犯上，罪無可道」。審問的時候，鄒容供道：

「四川巴縣人，年十九歲，初來滬，入廣方言館，後至日本東京留學，因憤滿

人專制，故有「革命軍」之作。今年四五月間請假來滬，聞人言公堂出票拘我，故自到捕房投到。」

章炳麟供道：

「杭州人，先曾讀書，後在報館充主筆，戊戌後赴台灣，後由日本赴上海，在「亞東時報」主筆政，復至「誠正學堂」當漢文教習，未及數月，又至蘇州東吳大學堂。前年再赴日本，去年回國。今年二月在愛國學社任教習，因見康有爲著書反對革命，袒護滿人，故我作書駁之，此書係廣東人沙耳公帶往香港轉寄新加坡，未得其回信，所指書中「載活小醜」四字觸犯清帝聖諱一語，我祇知清帝乃滿人，不知所謂聖諱，小醜兩字，本作類字或小孩子解」云云。

清政府所派的會審官員，因爲曉得章太炎是當代的名士，疑惑他曾經中過舉人。便問他：

「你是那一科？」

他雖然聽懂了對方的話，却故意裝作把「科」字聽成了「窠」字，笑着說：

「我向來是滿天飛的，那裏有窠？」

問話的人聽了，也笑了，不便再問下去！

章鄒兩人的毅然入獄，除了顯示出革命志士不怕死的偉大精神之外，還無形中把清廷的威信弄低，因為此案的原告人是清朝的皇帝，實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朝廷與人民涉訟。其次，清廷降尊向所屬之下級法庭控告平民，也是從來所沒有的事情。關於此點

國父曾在「自傳」中提到：

「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為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清朝以來所未有也。」

蘇報案被捕的六人，陳仲彝、程吉甫、錢允生和龍澤厚先後開釋。章鄒兩人，因自供宣傳革命不諱，清廷欲用外交手段，向北京英國公使直接交涉，請求引渡章鄒二人，以明正典刑。清廷交涉多次，英國公使都以英國法律向來保護政治犯為辭，拒不引渡。於是被告律師乃向會審公廨聲稱，章鄒兩人既不能定罪，又不釋放，就法律及人道上講

，都說不過去，請求把此案立即註銷。因此，上海盛傳章鄒將被釋放。後來，清廷感覺引渡無望，更怕會審公廨釋犯章鄒二人，不得不遷就英國人的意見，從寬辦結。到公元一九〇四年四月，遂由會審公廨宣判章監禁西牢三年，鄒監禁二年，監禁期間，罰作苦工，監禁期滿，逐出租界。這一件驚天動地的革命宣傳案件，就這樣了草結束了！

章鄒兩個人的友誼，因為同過牢獄生活的關係，比以前更加深厚了。章太炎在他們兩人的案件尚未宣判之前，就是在公元一九〇三年閏五月二十八日，曾經寫有「獄中贈鄒容」的詩一首：

「鄒容吾小弟，被髮下瀛洲。

快剪刀除辮，乾牛肉作餽。

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

臨命須摻手，乾坤祇兩頭。」

因為章太炎的年齡大，修養功夫深，所以在牢獄中能忍受下去，得期滿出獄。鄒容

烈士，因爲年紀輕，性情暴躁，一關進牢獄，便如同一隻猛虎被關在檻裏一樣，整天地在咆哮，坐立不安，健康虧損，以致病死。章太炎先生在獄中還寫日記，作詩（除獄中贈鄒容外，有獄中聞沈禹見殺，獄中聞湘人楊度被捕有感二首），作文章（常爲香港中國日報撰文），鄒烈士除了一封「獄中與柳亞子書」，便什麼都沒留傳下來，這封信的全文是這樣：

「人權志士足下：奉致枚公書，得近狀，審足下以支那大陸尙有某某，不以其微賤忽之，感甚！感甚！」

某事國無狀，羈此半年，徒增多感！幸得枚公同與寢食，邇來獲聞高義，耳目一新。奈某愚極，不堪造詣，且思潮寒絕，欲盡文字的國民責任，念而不能。得足下活潑之文章，鼓吹國民，祖國前途，或有繫耶？

獄事消息，又轉僞京，俟有來文，然後定議。

肅此，敬問

起居侍祉！

枚公就是章太炎，因他字枚叔。從這封信的文字，可以看出此信是在公元一九〇三年年底案件尙未宣判時所寫。文內稱「思潮塞絕，欲盡文字的國民責任，念而不能」，可以證明他在獄中的情緒煩亂，不及章之鎮靜，所以才不能執筆爲文！

他們從老巡捕房移禁西牢之後，便不許接見親友。被罰作的苦工是裁縫，縫做那些巡捕的制服之類，可恨那樣萬惡的獄卒（印度巡捕）狐假虎威慣了，對他們異常兇暴。章太炎是近視眼，平常一個人在街上走路都成問題，那能做那些細針密縷的裁縫工作，偶而工作作得不精細，那些萬惡的獄卒，便用木棍打他，他忍受不了這種侮辱，又自以爲絕不得活，曾絕食七日不死，又曾用拳抵抗，屢遭蹉跌，或竟被用軟梏攣其手指，有好幾次幾乎死去。鄒容年少性暴，遭受的肉體虐待更甚，精神痛苦也比章太炎大得多，章太炎爲了解除這位小弟弟的精神痛苦，曾經在尙未移禁西牢之前，就不斷地和他說經，更時時講佛典，授以因明入正理論。並且說：

「學會了這一套，即便坐上三年牢，也不會感覺精神痛苦了！」



結果，鄒容烈士始終沒能利用佛法克服他的精神痛苦，終於在憂愁、憤怒、勞苦、飢渴和病魔的環攻之下，犧牲在西牢中了！他死時，年僅二十一歲，距離出獄的日期，也只有七十天了。

關於鄒烈士在獄中病死的經過，章太炎知之最詳，言之最痛，我們現在無妨就抄錄他的一段文字，來代替敘述如左：

「君以少年爲獄囚，獄卒數侵之，心不能平。又啖麥麩飯不飽，益憤激，內熱，數有遺下，明年正月，疾發，體溫溫不大熱，但欲寐，又懊惱煩寃不得臥，夜半獨語罵人，比旦皆不省。炳麟知其病少陰也，念得中工進黃連阿膠鷄子黃湯，病日已矣。則告獄卒長，請自爲持脈疏湯藥，弗許，請召日本醫，弗許，病四十日，二月二十九日夜半卒於獄中，年二十一歲矣！詰朝日加已，炳麟往撫其尸，目不瞑。初獄之竟也，處炳麟三年，囚君二年，囚至是，君程未滿才七十日。」

（贈大將軍鄒君墓表）

他死了之後，口噴血，目不瞑，引起了社會人士的疑心，認為是被獄醫受賄所毒殺。他的屍體，被遺棄在牢獄的垣牆外面，最初沒人敢收。後來，由他的同鄉收斂起來，暫厝在北四川路的四川義莊裏面。這時候，同盟會已經成立，日本東京哄傳鄒容係被毒死，同盟會特派張溥泉到上海調查真象，他初到四川義莊查看鄒容烈士的棺材的時候，只在許多棺材中間找出一個叫周容的，一問才知道就是鄒容，因為收屍的人怕惹麻煩，所以不敢逕寫作鄒容。這位革命先烈的遺柩，當時就很難找到一塊土地安葬。最後，是由一位劉季平先生把他的遺骸，暗運回他的故鄉上海縣華涇鄉，埋葬在「黃葉樓」旁！這真是一件義舉！章太炎在他所撰的「贈大將軍鄒君墓表」裏面，特別稱劉先生是「義士劉三」。這位「義士劉三」，也是清末的一個革命黨人，他能詩善書，性嗜酒，和清末文僧蘇曼殊的交情很厚，清末的名士龔自珍也很賞識他，有「送劉三詩」，稱他是：「劉三今義士，愧殺讀書人」。劉先生在國民政府的監察院成立後，任監察委員，直到民國二十八年才逝世。

「蘇報」雖因章鄒等六人被指名逮捕而封閉，但此後革命黨的宣傳品的種類日多，態度也更加激烈。鄒容是中國革命史上爲宣傳革命而犧牲性命的第一人。他用性命，換來了成千萬青年對於他的敬仰和對於他的遺著「革命軍」的愛好，他的死和他的著作，都成了革命宣傳的武器，最犀利的宣傳武器！一般革命黨人，尤其是負領導革命責任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更不會忘記了他的死和他所建立下的功績！他死後六年，辛亥革命發生，民國元年，臨時政府特贈封他爲「大將軍」，入祀忠烈祠。蜀軍政府以禮迎其魂歸，國父時任臨時大總統，親自拜遣。最初，劉三先生並未聲明陪葬鄒烈士，一般人都不知鄒烈士之葬所。到民國十一年冬天，章太炎始訪知鄒烈士的墓地所在。十三年春四月，章太炎與章士釗、張溥泉等二十餘人祭鄒烈士於華涇，由李根源提議替烈士建立墓表，請章太炎撰文並書丹，紀敘鄒烈士之生平，以昭來茲。抗戰以後，國都遷來重慶，因重慶爲鄒烈士之誕生地，經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國國民黨第五屆第八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決議建碑紀念，更於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第一屆青年節日的上午八時

，在南區公園舉行鄒容烈士紀念碑奠基典禮，由張溥泉主席，報告鄒烈士傳略及「革命軍」所予當時及後世影響之深，並盼烈士的遺族，親友和一般黨內同志能以鄒烈士生平

的史料供給黨史編纂委員會，俾資參考。

註：公元一八九九年，唐才常在上海發起正氣會，旋易名爲自立會，林圭亦在漢口設立軍事機關，復仿照會黨頒發票布辦法，散放富有票，分地段以設旅館，爲會友往來寄宿之所，刊布會章，其規條有不認滿洲爲國家等語。

## 結語

在寫完或者是讀完了鄒容的故事的人，除了欽敬他的志氣，熱情，人格和他對於中國革命運動所建立的勛績而外，誰都會對於他的早死，感覺到十分值得惋惜！他是中國歷史上青年成名的人物之一，他死時只有二十一歲（照中國一般算法有二十二歲），如果拿來和漢朝的青年將軍霍去病（死時二十四歲）唐朝的鬼才詩人李賀（死時二十七歲）相比，鄒容的成名算是最早了！而且，他的成就，和我們現在從事的建國運動是有密切聯系的，他是爲中國近代的民族復興而犧牲的一個極優秀的知識青年！他是青年的模範，知識青年的模範！爲了給與讀者一個正確完整的印象起見，筆者再把鄒容的幾點特別值得稱道的地方，詳述在下面：

第一、鄒容是一個天才的思想家：用漢族的力量革新滿族的統治，是清末一般士人

對國是的共同要求，利用種族觀念和歐美的民權學說去掀起國人的排滿的心理，更是革命思想的主流。鄒容的注意國事和接受革命思想，實際上始於童年時代，他的思維能力很大，懷疑精神極強，他用一種早熟的理知去迎接清朝末年的政治社會現象，因而發生了種種的不平和憤慨，他才拋去八股文字和一切舊的東西，並且專門喜歡罵人。換言之，他幼年的行爲之狂而怪，正是由於他的思想之新而辨！

其次，國父所創的革命理論，是一套由破壞到建設的救國理論。清末一般醉心革命的青年，却大半認爲革命只是要推倒滿清而已，很少能理解國父革命理論的全部。鄒容是沒得機會全部接受。國父的革命思想的一個革命青年，他沒和國父會過面，他沒有機會讀到國父的重要文告或講詞，他却已經了解到革命的真實意義。他的「革命軍」一書，實在不僅是一部偉大的宣傳品，也是一部政治思想史上的傑作。儘管他的立論不太完整，推理有時稍欠周密，尤其在措詞方面，不乏尖刻過火之處，這部書實在是中國從明朝中葉以後接受了歐美的政治學說，從鴉片戰爭以後接受了歐美的政治影響所

產生的新政治思潮的產物。在這本小冊子裏面，有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成份，明白揭示出教育對於革命建國的重要，更標出了建設新中國的具體方案，而且這種方案，經他明白宣佈是要以獨立後的美國政治為藍本，這不是一部極值得注意的新政治思想作品嗎？

第二、鄒容是一個天才的藝術家：「革命軍」幾乎是鄒容唯一的遺作。這本書，在清朝末年的銷路最廣，真可說是不脛而走。其宣傳力之強大，實際上是植基於本書文字的動人。因為這本書的說理透徹，描寫深刻，所以才讓一般人看得懂而且深受感動！從文學觀點上看，革命軍確是一部成功的新文學作品！革命軍的文字，流暢酣恣，頗像梁啟超之手筆，實際上可稱作是一種介乎文言與語體之間的新文體。現在，且把革命軍的「結論」抄在下面，以顯示全部「革命軍」的文字，是如何新鮮活潑：

「我皇漢民族四萬萬男女同胞，老年、晚年、中年、壯年、少年、幼年其革命！其以此革命為人人應有之義務！其以此革命為日日不缺之飲食！爾毋自暴！爾

毋自棄！爾之土地，占亞洲三分之二，爾之同胞，有地球五分之一，爾之茶，供全世界億萬衆之飲料而有餘，爾之煤，供全世界二千年之燃料亦無不足，爾有黃禍之先兆，爾有種族之勢力，爾有政治，爾自司之，爾有法律，爾自守之，爾有實業，爾自理之，爾有軍備，爾自整之，爾有土地，爾自保之，爾有無窮無盡之富源，爾須自揮用之。

爾實具有完全不缺的革命獨立之資格，爾其率四萬萬同胞之國民爲同胞請命，爲祖國請命，擲爾頭顱，暴爾肝腦，與爾之世仇滿洲人，與爾之公敵愛親覺羅氏相馳騁於槍林彈雨中。然後再掃蕩干涉爾主權外來之惡魔，則爾歷史之污點可洗，爾祖國之名譽飛揚，爾之獨立旗已高標於雲霄，爾之自由鐘已哄哄於禹域，爾之獨立廳已雄鎮於中央，爾之紀念碑已高聳於高岡，爾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爲爾而出現。

嗟夫！天清地白，霹靂一聲，警數千年之睡獅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獨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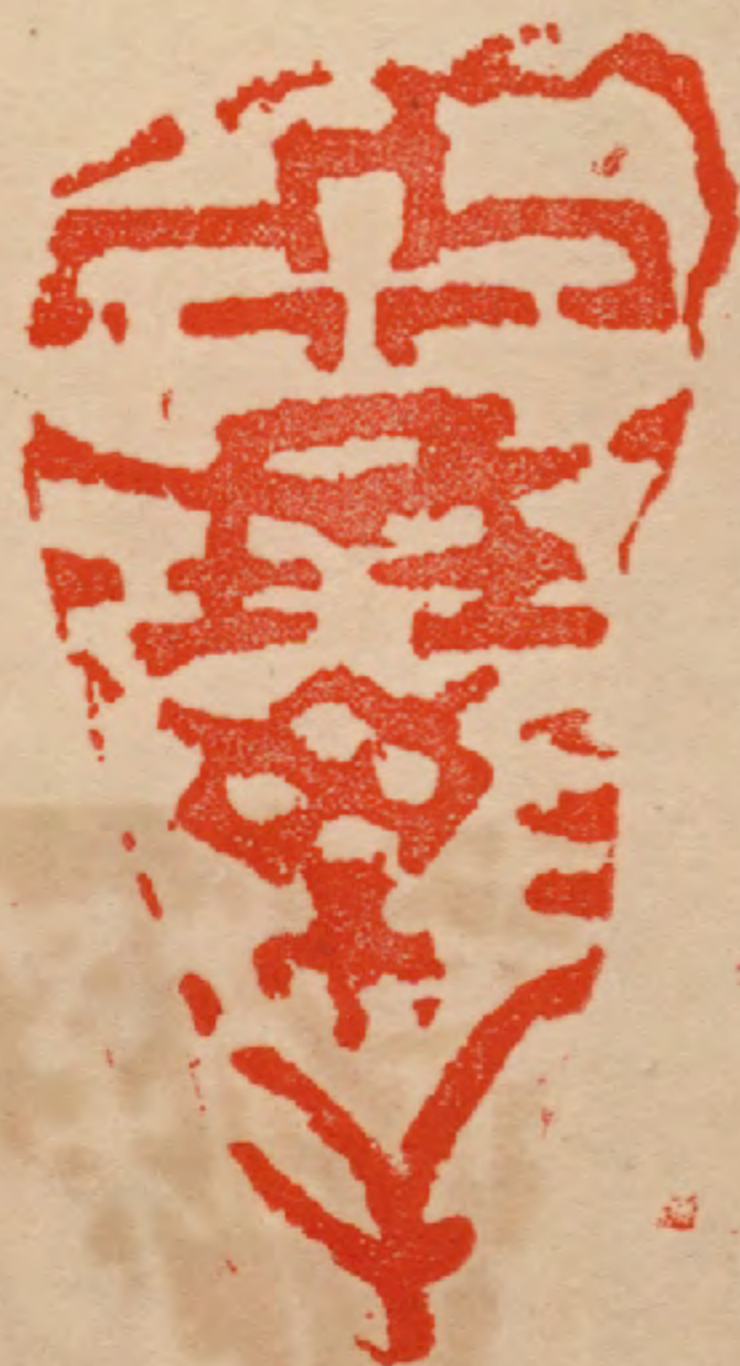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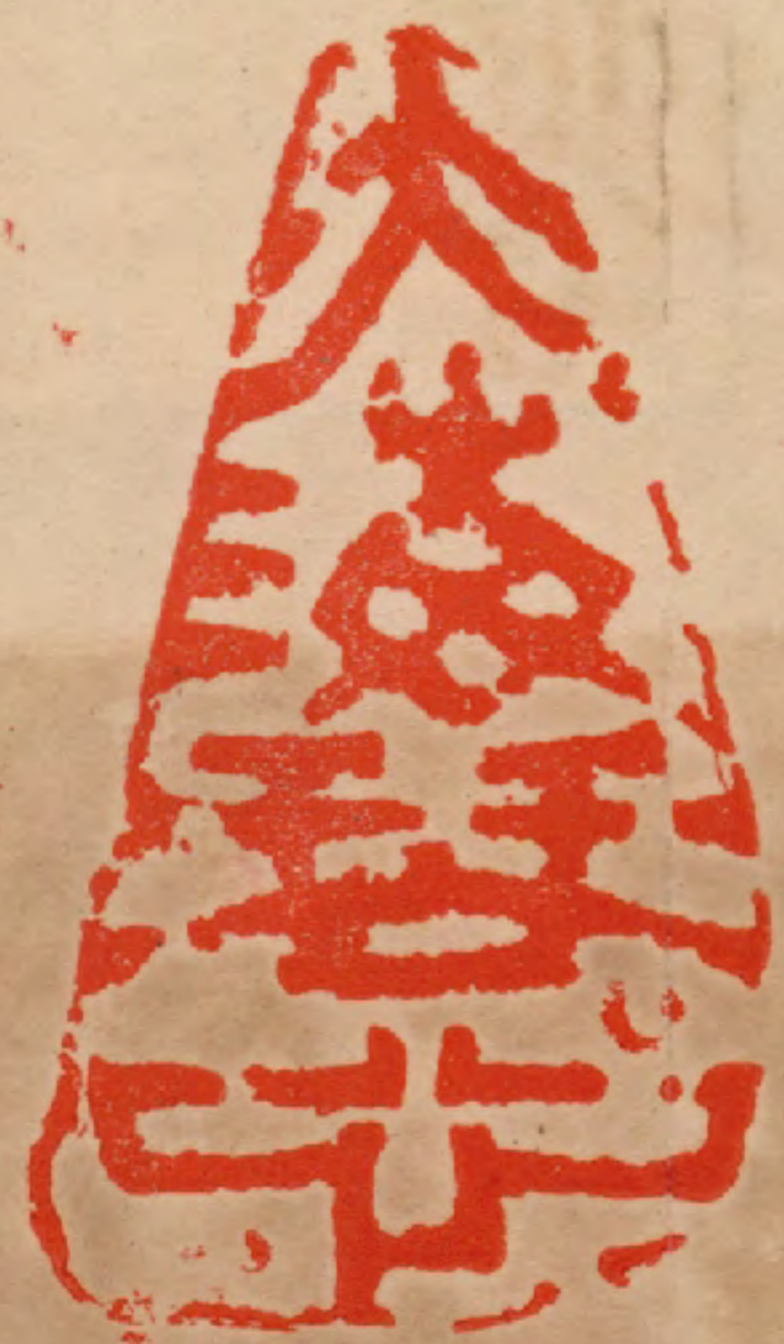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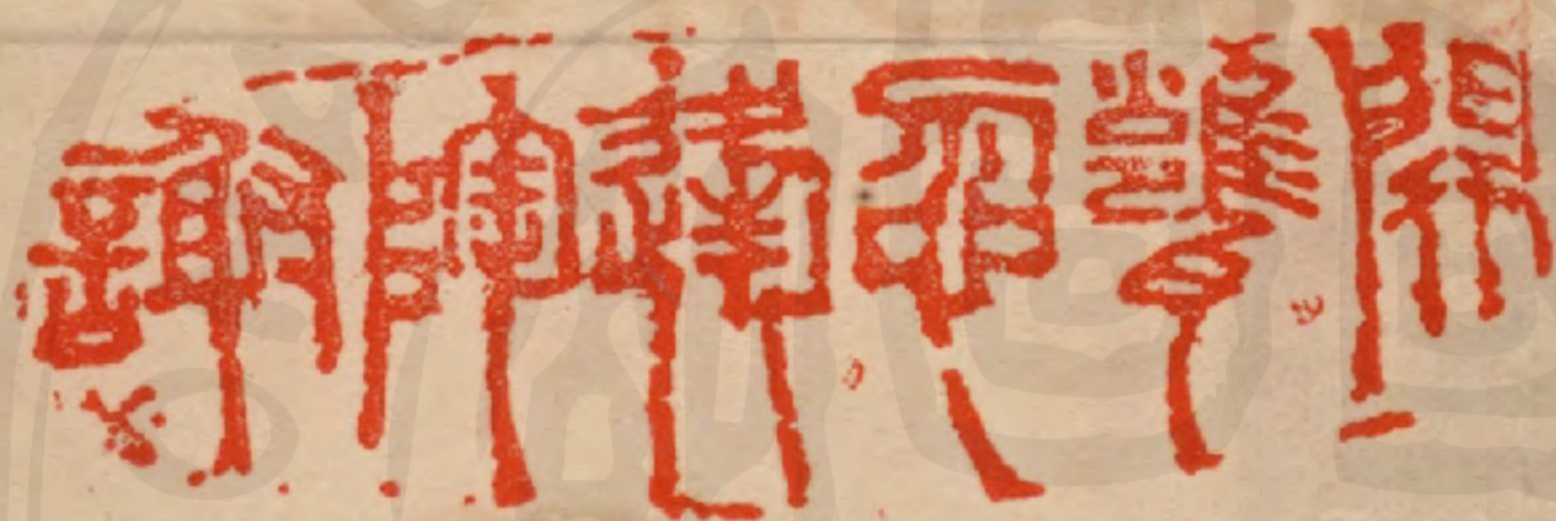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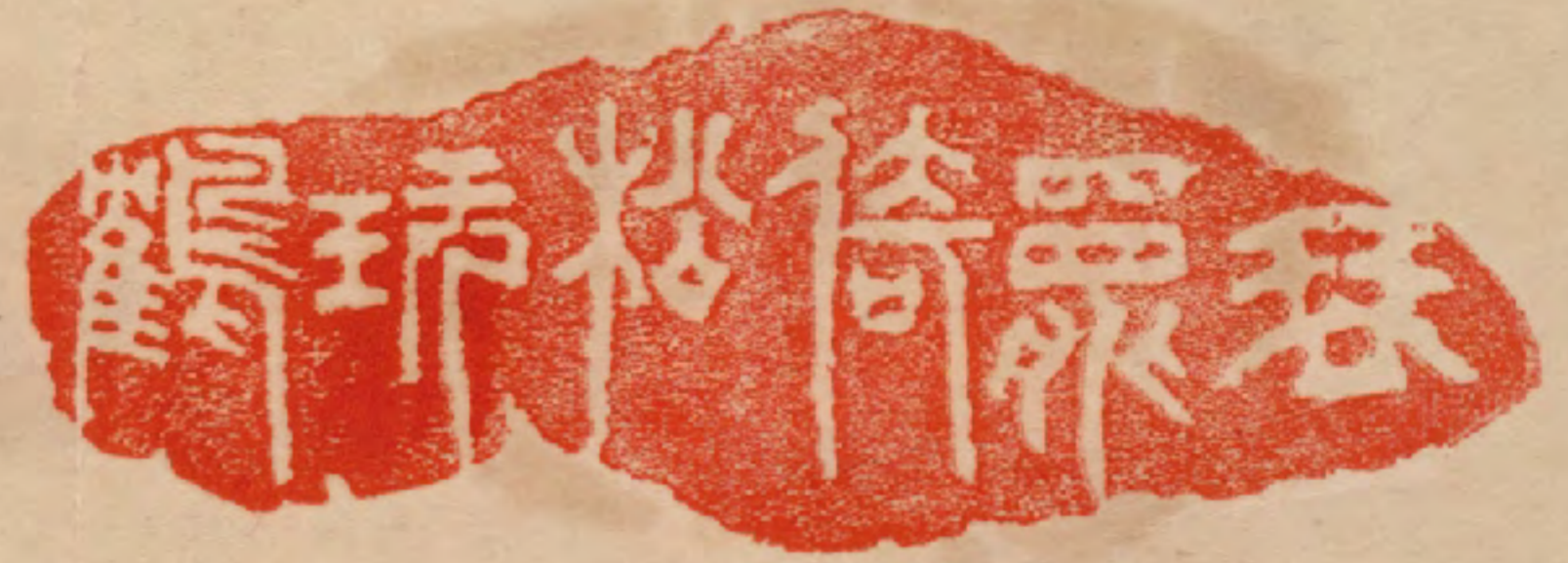


鄒容烈士遺蹟

張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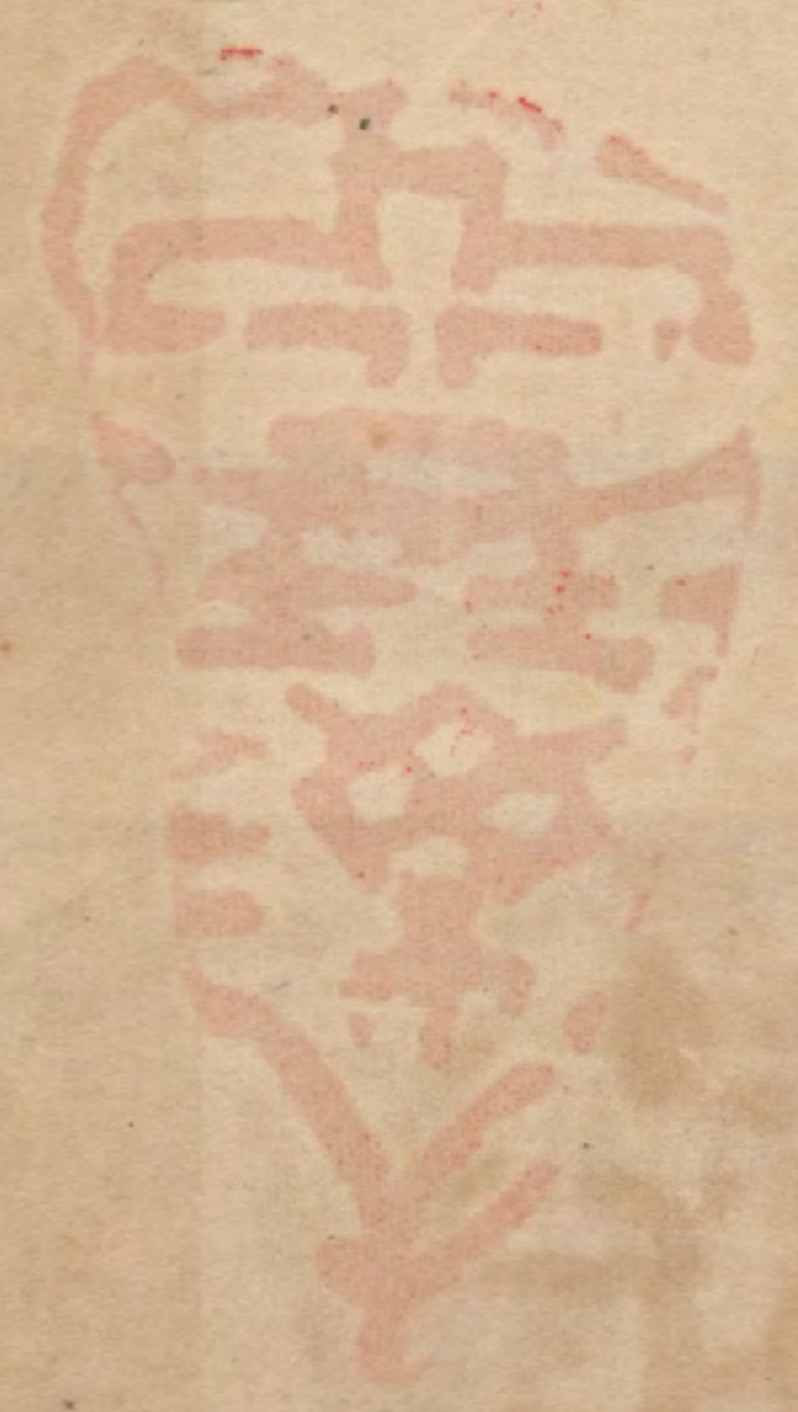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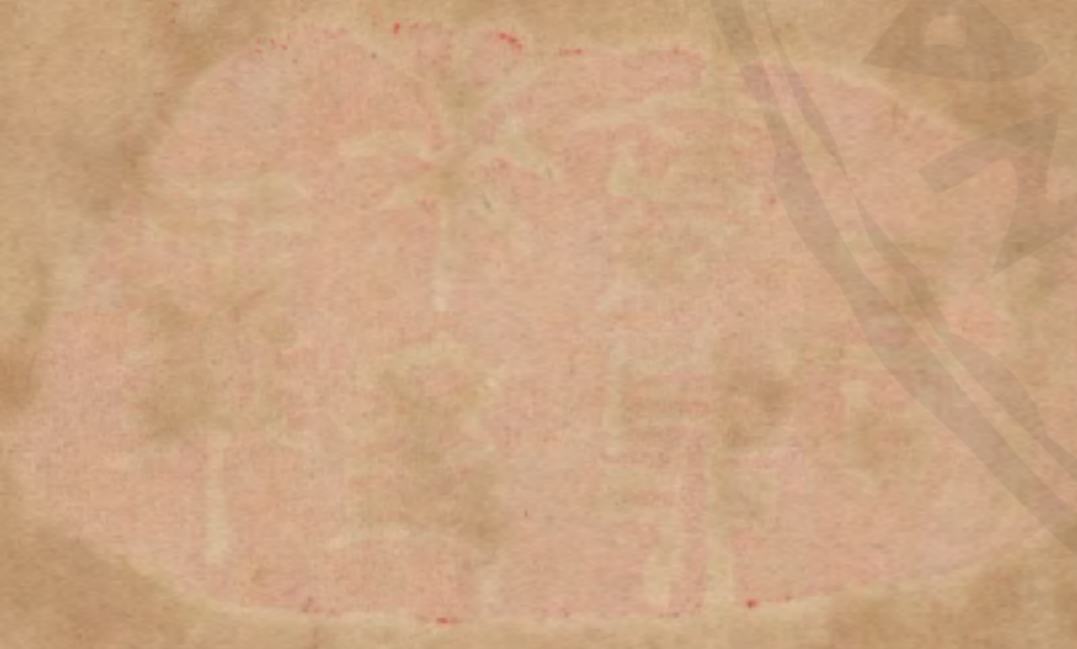
氏姓のハナニ



張 濟 益 山 海 經

張 濟 益

1911.11.11



鄒容的藝術天才的另一表現，是在他極喜歡彫刻。中國過去的彫刻，以彫刻石質的圖章爲主，文字多半用大小篆字。鄒容對於「說文」下過相當的工夫，他喜歡寫篆字，更喜歡刻篆字。他開始學彫刻，大概是在十一二歲的時候，現在還保存着七塊他手刻的石章在他的六弟鄒宇手裏，形式長方圓形不一，筆力遒勁，字形奇古，頗有大家風範（如上圖）。他的彫刻，是相當出名的，所以和他常來往的人，都保存有他的作品。他到處碰到請求他刻圖章的人，但不一定就答應下來，他在日本東京留學時，曾經有他的一個朋友，拿來一塊石頭，要他彫刻「壯遊日本」四個字，他因爲這個朋友的氣派太小，使用下面的話，很坦率地拒絕了：

「你僅只遊了一下日本，便自稱爲「壯」，那些曾經週遊過全球的人，又應當自稱什麼呢？」

他這樣說過之後，便把石頭拋還給他的朋友了。

他對中國的書法，也下過相當的工夫，但他不肯學習當時最流行的館閣體，他摹三

法神懺，章太炎的鉛字排印本「虐書」，就是由他題簽的。

第三、鄒容是一個模範革命青年！鄒容是一個富有革命性的青年！他嫉惡如讎，性子非常暴躁，偶而言語不合，便會和人衝突起來。有一次，他和一個留學生辯論，雙方辯論到最激烈的時候，鄒容一時情急，便抓起桌上的茶杯向對方投去！他不懂得什麼叫「世故」和「容忍」，他看了不順眼，便輕者是罵，重者是打，在和人談話的時候，只要不合他的意思，無論對方是誰，他都會當面給人釘子碰的。但是對於他所看得起的人，却又是必恭必敬。有一次，他在重慶去訪一個朋友，對方沒迎接他，他就當面向對方毫不客氣地說：

「你不要看了我年紀輕就對我不客氣啊！」

他在出川之後，始終保持着這種嫉惡如讎的性格，所以，才創造出他的革命事蹟！他是一個極懂得恨，而且敢於恨的青年，他的恨，最初是以個人為對象，後來便擴大到一切不合理的制度與現象，最後，被他們找到了統治漢族二百餘年之久的滿族作恨的對

象。他用他的全副力量，向滿族發洩他的恨，以至於死！「革命軍」就是一部充滿了恨的書！

從中國革命史上看，鄒容是一個革命理論家或宣傳家！他的特長是寫作（也善於演說），他的功績，是在宣傳。因為他是一個革命陣營中的精神工作者，所以他很努力讀書，也可以說是由於他十分用功，他才能夠成功為一個宣傳家。他的舊學根柢極好，對於新的書刊，更是下過苦工的。僅就「革命軍」一書的內容去看，就可以看出他的知識豐富，見解深刻正確，更可證明他是一個極用功的青年學生。只是，在富有革命精神的鄒容看來，求知是爲了革命，革命是爲了國家民族，所以他才不惜爲了參加革命工作而放棄了個人的學業！讀書是爲了救國，鄒容的態度是如何值得後代的青年們景仰取法啊！

另外，鄒容的私人道德很好，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他的私生活極嚴肅而緊張，平日與朋友相處，不是討論學術，便是議論國事或暢談革命，絕不會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他更沒有一點不良的嗜好，他的生活中心只有革命和讀書。他對於革命的熱誠和對於朋

友的真誠，更是值得稱之爲忠肝義胆的。他是爲了「蘇報案」而死在獄中的。但是，當時他因爲不住在愛國學社裏面，並未被捕，而是因爲接到章太炎先生的一封信事後去自首的。他的所以自首，除了表示他不怕死以外，主要的，是爲了他怕章太炎先生一人在獄中很苦，特地去陪伴他的。他很佩服太炎先生的學問，太炎先生也十分賞識他的天才，兩人的感情極好。他曉得太炎先生的近視眼很厲害，平時看不清一丈以外的東西，平日出門的時候，因爲分不清東西南北，不敢自己在街上走路，常有一個人領路，吃飯的時候，只吃擺在面前的一樣菜，如果沒有人替他換掉，他絕不會吃到第二樣去。他被捕入獄之後，鄒容曉得他平日非人伺候不可，一個人在獄中一定苦不可言，所以才去投案。鄒容自首之後，要求和章先生關在一起，章先生得了他的幫助，減少了許多飲食起居的痛苦，才能活下去，鄒容却因性子暴躁，營養不良，病死在獄中了！

根據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出鄒容是一個對國家民族，對朋友，都有很高的熱情的純潔青年，他肯用功，不爲勢屈，富於思考力，藝術天才很高，終於替中國近代的革

命運動建立下不朽的功績！他是中國革命史上第一個爲宣傳而犧牲的知識青年！和他一同從事革命工作最久的黨國元老張溥泉先生對於他的一切認識得最深刻，曾經稱他是一「青年之神」，就他的志氣，品德和勛績而論，確是可以無媿於斯稱的！最後，謹把鄒容在「革命軍」，「革命之教育」一章中所說的一段話抄在下面，作爲本傳記的贊，並獻給負有建國重任的青年朋友們！其言曰：

「頌嚴曰：『野蠻人無自由』。野蠻人何以無自由？無法律之謂耳。我能殺人，人亦能殺我，是兩不自由也。條頓人之自治力，駕於他種人者何？有法律之觀念故耳。由斯三義，更生四種：

- 一、曰養成上天下地，惟我自尊，獨立不羈之精神。
- 一、曰養成冒險進取，赴湯蹈火，樂死不辟之氣概。
- 一、曰養成相親相愛，愛羣敬己，盡瘁義務之公德。
- 一、曰養成個人自治，團體自治，以進人格之人羣。」

郵

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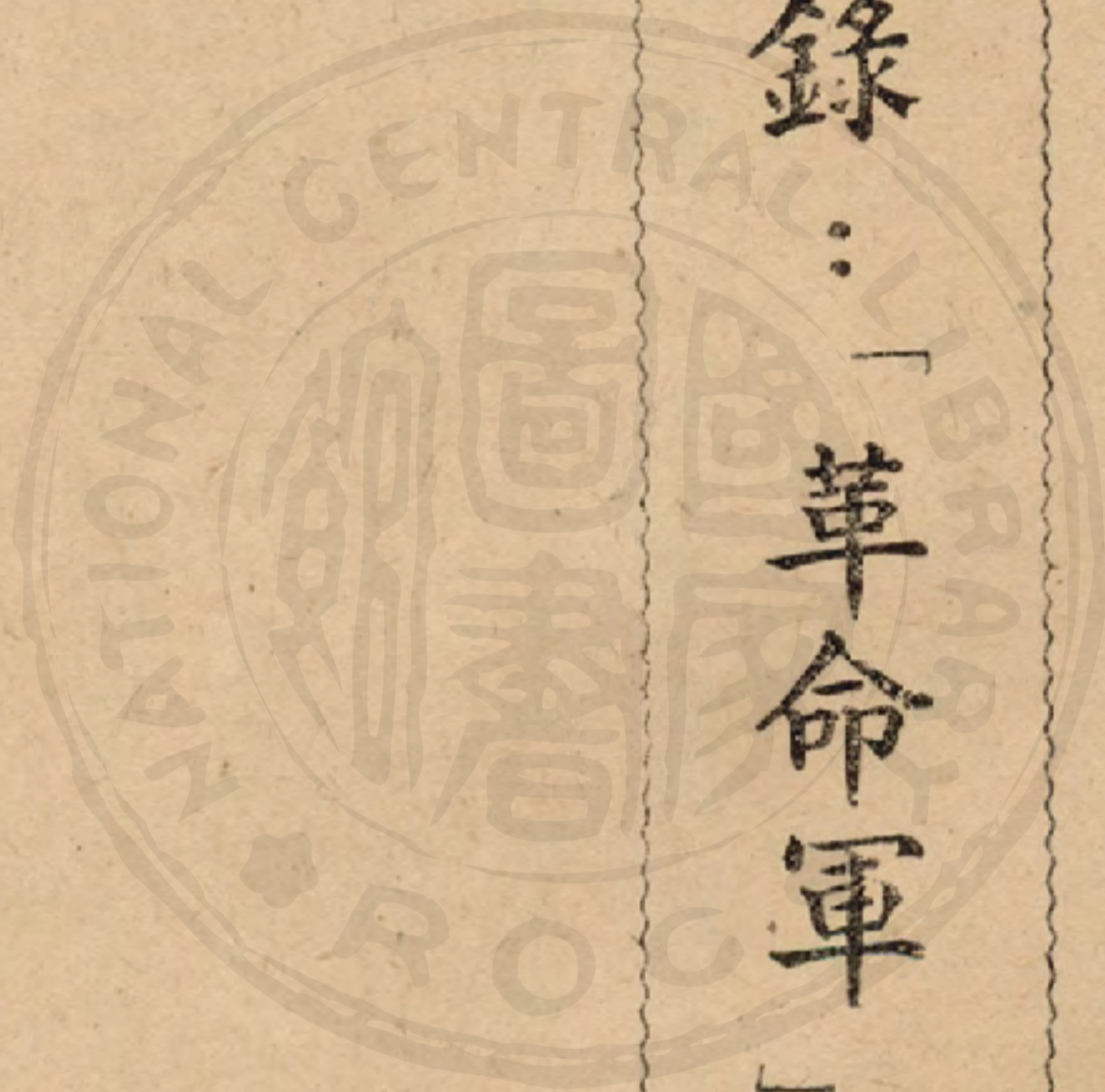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除夕脫稿於渝

九六



附錄

：「革命軍」





# 革命軍

鄒容

## 自序

不文以生居於蜀，十有六年。以辛丑出揚子江，旅上海。以壬寅游海外，留經年。錄達人名家言，印於腦中者，及思想間所不平者，列爲編次以報

我同胞，其亦附於文明國中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者歟？雖然，中國人，奴隸也。奴隸無自由，無思想，然不文不嫌此區區微意，自以爲以是報我四萬萬

同胞之恩，我父母之恩，我朋友兄弟姊妹之愛我，其有責我爲大逆不道者，其有信我爲光明正大者，吾不計。吾但信盧騷華盛頓威曼諸大哲於地下有靈必笑曰：「孺子有知，吾道其東」。吾但信鄭成功張煌言諸先生於地下有靈必笑曰：「後起有人，吾其瞑目。」

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吾言吾心不已！

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歲次癸卯三月日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記。

## 第一章 緒論

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乾淨土，黃帝子孫皆華盛頓，則有起死回生還魂返魄，出十八層地獄，昇三十三天堂，鬱鬱勃勃，莽莽蒼蒼，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於是沿萬里長城，登崑崙，遊揚子江，上下溯黃河，豎獨立之旗，撞自由之鐘，呼天籲地，破頹裂喉，以鳴於我同胞前曰：嗚呼！我中國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國今日欲脫滿洲人之羈縛，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獨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與世界列強並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為地球上強國，地球上之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

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壯年、少年、幼年，無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實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養、相生活於革命也。吾今大聲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於天下。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爲主人者也。是故一人一思想也。十人十思想也。百千萬人百千萬思想也。億兆京垓人億兆京垓思想也。人人雖各有思想也，卽人人無不同此思想也。居處也，飲食也，衣服也，器具也，若善也，若不善也，若美也，若不美也，皆莫不深潛默運，盤旋於胸中，角觸於腦中，而辨別其孰善也，孰不善也。孰美也，孰不美也。善而存之，不善而去之。美而存之，不美而去之。而此去存之一微識，卽革命之旨所出也。夫猶指此事物而言之也。試放眼縱觀，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學術，一視一諦之微物，皆莫不數經革命之掬搥，過昨日，歷今日，以象現現象於此也。

夫如是也，革命固如是平常者也。雖然，亦有非常者在焉。聞之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國之革命，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國之革命，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國之革命，爲世界應乎天而順乎人之革命，去腐敗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蠻而進文明之革命，除奴隸而爲主人之革命。犧牲個人以利天下，犧牲貴族以利平民，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甚至風潮所播及，亦相與附流合滙，以同歸於大洋。大怪物哉，革命也。大寶物哉，革命也。吾今日聞之，猶口流涎，而心癢癢。吾是以於我祖國中，搜索五千餘年之歷史，指點一百餘萬方里之地圖，問人省己，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嗚呼！何不一遇也。吾亦嘗執此不一遇之故，而熟思之，重思之，吾因之而有感矣，吾因之而有慨於歷代民賊獨夫之流毒也。

自秦始皇統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內，私其國，奴其民，爲專制政體。多援符瑞不經之說，愚弄黔首。矯誣天命，據國人所有而獨立之，以保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羨可歆之極，則天下之思篡取而奪之者愈衆。此自秦以來，所以

狐鳴篝中，王在掌上，卯金伏誅，魏氏當塗，黠盜奸雄，覬覦神器者，史不絕書。於是石勒，成吉思汗等類，以游牧腥羶之胡兒，亦得乘機竊命，君臨我禹域，臣妾我神種。嗚呼革命！殺人放火者，出於是也。嗚呼革命！自由平等者，亦出於是也。

吾悲夫吾同胞之經此無量野蠻之革命，而不一伸頭於天下也。吾悲夫吾同胞之成事齊事楚，任人掬拋之天性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與今世界列強遇也。吾幸夫同胞之得聞文明之政體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盧騷民約論、孟得斯鳩萬法精理、彌勒約翰自由之理、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檄文等書譯而讀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夫盧騷諸大哲之微言大義，爲起死回生之靈藥，返魄還魂之寶方。金丹換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於是。我祖國今日病矣，死矣，豈不欲食靈藥投寶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則吾請執盧騷諸大哲之寶旂，以招展於我神州土。不寧惟是，而况又有大兒華盛頓於前，小兒拿破崙於後，爲吾同胞革命獨立之標本。嗟乎！嗟乎！革命！革

命！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時也，此其時也，此吾之所  
以倡言革命，以相與同胞共勉共勗而實行此革命主義也。苟不欲之，則誌待數十年百年  
後，必有倡平權釋黑奴之耶女起，以再倡平權釋數重奴之支那奴！

## 第二章 革命之原因

革命！革命！我四萬萬同胞今日何爲而革命。吾先叫絕曰：

不平哉！不平哉！中國最不平傷心慘目之事，莫過於戴狼子野心，游牧賤族，賊滿  
洲人而爲君，而我方求富求貴，搖尾乞憐，三跪九叩首，酣嬉濃浸於其下，不知自恥，  
不知自悟。哀哉！我同胞無主性。哀哉我同胞無國性。哀哉我同胞無種性，無自立之性。

近世革新家，熱心家常號於衆曰：中國不急急改革，則將踏印度後塵，波蘭後塵，  
埃及後塵，於是印度波蘭之活劇，將再演於神州等詞，騰躍紙上。鄒容曰：「是何言歟  
？是何言歟？何厚顏盲目，而爲是言歟？何忽染瘋疾而爲是言歟？不知吾已爲波蘭印度



於滿洲人之膝下三百年來也。而猶曰「將爲也」，何故？請與我同胞一解之。將爲吾已爲波蘭印度於賊滿人，賊滿人又爲波蘭印度於英法俄美等國乎。苟如是也，則吾寧爲此直接亡國之民，而不願爲此間接亡國之民。何也？彼英法等國之能亡吾國也，實其文明程度高於吾也。吾不解吾同胞，不爲文明人之奴隸，而偏愛爲此野蠻人奴隸之奴隸，嗚呼！明崇禎皇帝殉國，任賊碎戮朕尸，毋傷我百姓之一日，滿洲人率八旗精銳之兵，入山海關，定鼎北京之一日，此固我皇漢人種亡國之一大紀念日也。

世界只有少數人服從多數人之理，愚頑人服從聰明人之理，使賊滿人而多數也，則僅五百萬人，尙不及一州縣之衆。使賊滿人而聰明也，則有目不識丁之親王大臣，唱京調二簧之將軍都統，三百年中，雖有一二聰明特達之人，要皆爲吾教化所陶鎔。

一國之政治機關，一國之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機關，參預行政權者，不得謂之國，不得謂之國民。此世界之公理，萬國所同然也。今試游於華盛頓、巴黎、倫敦之市，執途人而問之曰：「汝國中執政者，爲同胞歟？抑異種歟？」必答曰：「同胞！同胞！」

豈有異種執吾國政權之理」。又問之曰：「汝國人有參預行政權否」？必答曰：「國者積人而成者也，吾亦國人之分子，故國事爲己事，吾應而參預焉」。乃轉詰我同胞，何一一與之大相反對也耶。謹就賊滿人待我同胞之政策，爲同胞述之。

滿洲人之在中國，不過十八行省中之一最小部分耳。而其官於朝野者，則以一最小部分，敵十八行省而有餘。今試以京官滿漢缺額觀之，自大學士尙書侍郎滿漢二缺平列，外如內閣衙門，則滿學士六，漢學士四，滿蒙侍讀學士六，漢軍漢侍讀學士二，滿侍讀十二，漢侍讀二，漢蒙中書九十四，漢中書三十。又如六部衙門，則滿郎中員外主事缺額約四百名，吏部三十餘，戶部百餘，禮部三十餘，兵部四十，刑部七十餘，工部八十餘。其餘各部堂主事皆滿人，無一漢人。而漢郎中員外主事缺額不過一百六十二名，每季摺紳錄中，於職官總目下，只標出漢郎中員外主事若干人，而渾滿缺於不言，殆有不能示天下之隱衷也。是六部滿缺司員，幾視漢缺司員而三倍。（筆帖式尙不在此數）而各省府道寶缺，又多由六部司員外放。何怪滿人之爲道府者，布滿國中也。若理藩院衙門

，則自尙書侍郎迄主事司庫皆滿人任之，無一漢人錯其間，（理藩之事惟滿人能爲之咄咄怪事）其餘掌院學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鴻臚寺、國子監、鑾儀衛門諸缺額，未暇細數。要之，皆滿缺多於漢缺，無一得附平等之義者。是其出仕之途，以漢視滿，不啻霄壤雲泥之別焉。故常有滿漢人同官同年同署，漢人則積滯數十載，不得遷轉。滿人則俄而侍郎，俄而尙書，俄而大學士矣，縱曰，滿洲王氣所鐘，如漢之沛，明之濠，然未有綿延數百年，定爲成例，竟以王者一隅，抹煞天下之人才，至於斯極者也。向使嘉道咸同以來，其手奏中興之績者，非出自漢人之手，則各省督撫府道之實缺，其不爲滿人攪盡也幾希矣。又使非軍興以來，雜有保舉軍功捐納，以爭各部滿司員之權利，則漢人幾絕於仕途矣。至於科舉清要之選，雖漢人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則多額外，翰林則益清貧，補缺難於登天，開坊類乎超海。不過設法虛糜之戢其異心，又多設各省主考學政及州縣教育等職，俾以無用之人，治無用之事而已。即幸而億萬人中，有竟登至大學士尙書侍郎之位者，又皆頭白齒落，垂老氣盡，分餘

瀝於滿人之手。然定例，漢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滿人則無論出身如何，均能資兼文武，位兼將相，其中蓋有深意存焉。嗚呼！我漢人最不平之事，孰有過於此哉！雖然，同種待異種，是亦天演之公例也。

然此僅就官制一端而言也，至乃於各行省中，擇其人物之駢羅，土產之豐阜，山川之險要者，命將軍都統治之，而漢人不得居其職。又令八旗子弟駐防各省，另爲內城以處之，若江寧、若成都、若西安、若福州、若廣州、若鎮江等處，雖閱年二百有奇，而滿自滿，漢自漢，不相錯雜，蓋顯然有賤族不得等倫於貴族之心，且試釋駐防二字之義，猶有大可驚駭者，得毋時時恐漢人之叛我而羈束之如盜賊乎？不然，何爲而防，又何而爲駐也，又何爲而駐而防之也。

滿人中有建立功名者，取王公如拾芥。而漢人則大奴隸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之倫，殘殺數百萬同胞，絮東南半壁，奉之滿洲，位不過封侯而止。又試讀其歷朝聖訓，遇稍著賢聲之一二滿大臣，獎借逾恆，真有一德一心之契。而漢人中雖賢如楊名時、

李紱、湯斌等之馴靜奴隸，亦常招譴責挫辱，不可嚮邇，其餘抑揚高下，播弄我漢人之處，尤難枚舉。

我同胞不見夫彼所謂八旗子弟、宗室人員、紅帶子、黃帶子、貝子、貝勒者乎？甫經成人，卽有自然之祿俸，不必別營生計，以贍其身家。不必讀書嚮道，以充其識力。由少爺而老爺而大老爺而大人而中堂，紅頂花翎，貫搖頭上。尙書侍郎，殆若天職。反漢人而觀之，夫亦可思矣。

中國人羣向分爲士農工商。士爲四民之首，曰士子，曰讀書人。吾見夫歐美人無人不讀書，卽無人不爲士子。中國人乃特而別之曰士子，曰讀書人。故吾今亦特言士子，特言讀書人。

中國士子者，實奄奄無生氣之人也。何也？民之愚不學而已，士之愚則學非所學，而益愚而賊。滿人又多方困之，多方辱之，多方汨之，多方辱之，多方賊之，待其垂老氣盡，奄然軀殼，而後鞭策指揮焉。困之者何？困之以八股，試帖，楷摺，俾之窮年矻

硃，不暇爲經世之學。辱之者何？辱之以童試、鄉試、會試、殿試（殿試時無坐位待人如牛馬），俾之行同乞丐，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汨之者何？汨之以科名利祿，俾之患得患失，不復有仗義敢死之風，羣之者何？羣之以庠序臥碑，俾之柔靜愚魯，不敢有議政著書之舉。賊之者何？賊之以威權勢力，俾之畏首畏尾，不敢爲鄉曲豪舉游俠之雄，牽連之獄，開創於順治。（朱國治巡撫江蘇以加錢糧誅連諸生百餘人）文字之獄，濫觴於乾隆。（十全老人以一字一語徵誅天下羣臣震恐）以故海內之士，莘莘濟濟，魚魚雅雅，衣冠俎豆，充牣儒林，抗議發憤之徒絕迹，慷慨悲咤之聲不聞。名爲士人，實則死人之不若。佩文韻府也，淵鑑類函也，康熙字典也，此文人學士所視爲拱壁連城之大類書也。而不知康熙乾隆之時代，我漢人猶有仇視滿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以爲此三書，以借此消磨我漢人革命復仇銳志焉。（康熙開千叟宴數次命羣臣飲酒賦詩均爲籠絡人起見）噫！吁嘻！吾言至此，吾不禁投筆廢書而歎曰：「朔方健兒好身手，天下英雄入彀中。好手段！好手段！」吾不禁五體投地，頓首稽顙，恭維拜服滿洲人壓制漢人，籠絡漢人，驅策漢人

，抹煞漢人之好手段，好手段。中國士人又有一種岸然道貌，根異器特，別樹一幟，以號於衆者，曰漢學、曰宋學、曰詞章、曰名士、漢學者流，尋章摘句，箋注訓詁，爲六經之奴婢，而不敢出其範圍，宋學者流，日守其五子近思錄等書，高談其太極、無極、性功之理，以求身死名立於東西廡上以噉冷豬頭。詞章者流，立其桐城陽湖之門戶流派，大唱其姘紫嫣紅之濫調排腔。名士者流，用其一團和氣，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聲音律，六品官階，七首詩句，八面張羅，九流通透，十分應酬之大本領，鑽營奔競，無所不至，此四種人，日演其種種之活劇，奔走不遑，而滿洲人，又恐其頓起異心也，乃特設博學鴻詞一科，以一網打盡焉，近世又有所謂通達時務者，拓腐敗報紙之一二語，襲皮毛西政之二三事，求附驥尾於經濟特科中，以進爲滿洲人之奴隸，欲求不得，又有所謂激昂慷慨之士，日日言民族主義，言破壞目的。其言非不痛哭流涕也，然奈痛哭流涕何。悲夫！悲夫！吾揭吾同胞腐敗之現象至此，而究其所以至此之原因，吾敢曰，半自爲之，半滿洲人造之。嗚呼！嗚呼！刀加吾頸，槍指吾胸，吾敢曰，半自

爲之，半滿洲人造之。

某之言可以盡吾國士人之醜態者，曰：覆試而几案不具，待國士如囚徒，賜宴而塵飯塗羹，視文人如犬馬，簪花之袍，僅存腰幅。棘圍之膳，卵作鴨烹。一入官場，卽成兒戲。是其於士也，名爲恩榮，而實羞辱者，其法不行也。由是士也，髻齡入學，皓首窮經，誇命運祖宗風水之靈，僥房師主司知音之倖，百折不磨，而得一第，其時大都在強仕之年矣。而自顧餘生吃着，猶不沾天位天祿毫末忽釐之施。於此而不魚肉鄉愚，威福梓里，或恤含冤而不包詞訟，或顧廉恥而不打抽豐，其何能贍養室家，撐持門戶哉。痛哉斯言！善哉斯言！爲中國世人之透物鏡，爲中國士人之活動大寫真（卽影戲）。然吾以爲處今之日，處今之時，此等醜態，當絕於天壤也。既又聞人羣之言曰：某某入學，某某中舉，某某報捐。發財作官之一片喊聲，猶是囂囂然於社會上。如是！如是！上海之濫野雞。如是！如是！北京之滑兔子。如是！如是！中國之腐敗士人。嗟夫！吾非好爲此奸酸刻薄之言，以罵盡我同胞。實吾國士人荼毒社會之罪，有不能爲之恕。春秋



責備賢者，我同胞盍醒諸！

今試游於窮鄉原野之間，則見夫黧其面目，泥其手足，荷鋤壟畔，終日勞勞而無時或息者，是非我同胞之爲農者乎？若輩受田主十豪之虐待不足，而滿人之派設官吏，多方刻之。以某官括某地之皮，以某官吃某民之血。若昭信票，攤賠款，其猶著者也。是故一納賦也，加以火耗，加以錢價，加以庫平，一兩之稅，非五六兩不能完，務使其鬻妻典子而後已。而猶美其名曰薄賦，曰輕稅，曰皇仁。吾不解薄賦之謂何？輕稅之謂何，若皇仁之謂，則是盜賊之用心殺人而曰救人也。嘻！一國之農，爲奴隸於賊滿人下，而不敢動，是非賊滿人壓制漢人之好手段？嗚呼！嗚呼！刀加吾頸，槍指吾胸，吾敢曰：「賊滿人壓制漢人之好手段。」

不見乎古巴誘販豬仔，海外被虐之華工，是又非吾同胞之所謂工者乎。初則見拒於美，繼又見拒於檀香山，新金山等處，飢寒交逼，葬身無地，以堂堂中國之民，竟欲比茸髮重唇之族而不可得。誰實爲之，至此極哉？然吾聞之外國工人，有干涉國政，倡言

自由之說，以設立民主爲宗旨者。有合全國工人。立一大會，定法律以保護工業者。有立會演說，開報館，倡社會之說者。今一一轉詢中國有之乎？曰，無有也。又不見乎殺一教士而割地賠款，罵一外人而勞上諭動問。而我同胞置身海外，受外人不忍施之禽獸者之奇辱，則滿洲政府殆盲於目聾於耳者焉。夫頭同是圓，足同是方，而一則尊貴如此，一則卑賤如此。嗚呼！嗚呼！刀加吾頸，槍指吾胸，吾敢曰：「滿洲人之虐待我」。

抑吾又聞之外國之富商大賈，皆爲議員執政權，而中國則貶之曰末務，卑之曰市井，賤之曰市僧，不得與士大夫伍。乃一旦償兵費，賠教案，甚至供玩好養國蠶者，皆莫不取之於商人，若者有捐，若者有稅，若者加以洋關，而又抽以釐金，若者抽以釐金，而又加以洋關。震之以報效國家之名，誘之以虛銜封典之榮。公其詞曰派，美其名曰勸。實則敲吾同胞之膚，吸吾同胞之髓，以供其養家奴之費，修頤和園之用而已。吾見夫吾同胞之不與之計較也自若。嗚呼！嗚呼！刀加吾頸，槍指吾胸，吾敢曰：「滿洲人之敲吾膚，吸吾髓。」

以言夫中國之兵，則又有不可忍言者也。每月三金之糧餉，加以九錢七之扣折，與以朽腐之兵器，位置其一人之身命，驅而使之戰，不聚殲其兵，而饋餉於敵，夫將焉往。及其死綏也，則委之而去，視爲罪所應爾。旌恤之典，盡屬虛文。妻子哀望，莫之或問。卽或幸而不死，則遣以歸農。扶傷裹創，生計乏絕。流落數千里外，淪爲乞丐，欲歸不得，而殺游勇之令，又特立嚴酷。似此殘酷之事，從未聞有施之於八旗駐防者。嗟夫！嗟夫！吾民何辜受此慘毒，始也欲殺之，終也欲殺之。上薄蒼天，下徹黃泉，不殺不盡，不盡不快，不快不止。嗚呼！嗚呼！刀加吾頸，槍指吾胸，吾敢曰：「滿洲人之殘殺我漢人」。

文明國中有一人橫死者，必登新聞數次，甚至數十次不止，司法官審問案件，卽得有實憑實據，非犯罪人親供不能定罪。（於審問時無用刑審問理）何也？重生命也。吾見夫吾同胞每年中死於賊滿人借刀殺人濫酷刑法之下者不知凡幾，賊滿人之用苛刑於中國，言之可醜可痛。天下怨積，內外咨嗟。華人入籍外邦，如避水火。租界必思會審，如

禦虎狼。乃或援引故事虛文，而頓忘眼前事實。不知今無滅族，何以移親及疏。今無肉刑，何以斃人杖下。今無拷訊，何以苦打成招。今無濫苛，何以百毒備至。至若監牢之刻，獄吏之慘，猶非筆墨所形容。卽比以九幽十八獄，恐亦有過之無不及。而賊滿人方行其農忙停訟熱審減刑之假仁假義以自飾。嗚呼！嗚呼！刀加吾頸，槍指吾胸，吾敢曰：「賊滿人之屠殺我。若夫官吏之貪酷，又非今世界文字語言所得而寫擬言論者也，悲夫！」

隆隆之圓明園，已化灰燼，不可憑藉。如近日之崇樓傑閣，巍巍高大之頤和園，問其間一瓦一礫，何莫非刻括吾漢人之膏脂，以供一賣淫婦那拉氏之笑傲。夫暴秦無道，作阿房宮，天下後世，尙稱其不仁，於圓明園何如，於頤和園何如，我同胞不敢道其惡者，是可知滿洲政府專制之極點。

開學堂，則曰無錢矣。派學生，則曰無錢矣。有絲毫利益於漢人之事，莫不曰無錢矣，無錢矣。乃無端而謁陵修陵，則有錢若干。無端而修宮園，則有錢若干。無端而作

萬壽，則有錢若干，同胞乎！盍思？

「量中華之物力，結友邦之歡心」！是豈非煌煌上諭之言哉！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割我同胞之土地，搶我同胞之財產，以買其一家一姓五百萬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台灣膠州之本心，所以感發五中矣！咄咄怪事！我同胞看者！我同胞聽者！

吾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吾未盡，吾幾不知流涕之自出也！吾爲言以告我同胞曰：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是又豈當日賊滿人殘戮漢人一州一縣之代表哉？夫二書之記事，不過略舉一二耳。想當日既縱焚掠之軍，又嚴薙髮之令，賊滿人鉄騎所至，屠殺虜掠，必有十倍於二地者也。有一有名之之揚州嘉定，有千百無名之揚州嘉定，吾憶之，吾惻動於心，吾不忍而又不能不爲同胞告也。

揚州十日記有云：「初二日，傳府道州縣已置官吏，執安民牌，徧諭百姓，毋得驚懼，」又諭：「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屍，而寺院中藏匿婦女，亦復不少，亦有驚餓死者，」查焚尸載籍，不過八日，共八十餘萬，其落井投河，閉門焚縊者不與焉。」

吾又爲言以告我同胞曰：「一賊滿人入關之時，被賊滿人屠殺者，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乎？是非吾高曾祖之伯叔兄舅乎？被賊滿人姦淫者，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妻之女之姊妹乎？」（揚州十日記云卒常謂人曰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何者，堂堂中國無恥至此，讀此言可知當日姦淫之至極），記曰：「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此三尺童子所知之義。故子不能爲父兄報仇，以託諸其子。子以託諸孫，孫又以託諸玄來初。是高曾祖之仇，卽吾今父兄之仇也。父兄之仇不報，而猶厚顏以事仇人，日日言孝弟，吾不知孝弟之果何在也？高曾祖若有靈，必當不瞑目於九泉。

中國之有孔子，無人不崇尊爲大聖人也。曲阜孔子廟，又人人知爲禮樂之邦，教化之地，拜擬不置，如耶蘇之耶路撒冷也。乃賊滿人，割膠州於德，而請德人侮毀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遺教地。生民未有神聖不可侵犯之孔子之鄉，使神州四百萬衆，無教化而等倫於野蠻，是誰之罪歟？夫耶蘇教新舊相爭，猶不惜流血數百萬人，我中國人何如？

一般服從之奴隸，有上尊號，崇謚法，尊謚爲聖祖仁皇帝，高宗純皇帝者。故在黑

暗之時代，所號爲令主賢君，及觀南巡錄所紀實，則淫擄無賴，鳥獸洪水，汜濫中國。（乾隆欲食鳥角蜂，由張家口遞至揚州，三日而至，於此可見其奢侈）嗟夫！竭數省之民力，以供覺羅玄暉（卽康熙），覺羅弘曆（卽乾隆）二民賊之行止，方之隋煬明武爲比例，實不知其相去幾何。吾曾讀「隋煬艷史」，吾安得其人再著一「康熙乾隆南游史」，揭其禽獸之行，暴著天下。某氏以法王路易十四比乾隆，吾人不禁拍手不已，喜得其酷肖之神也。主人轉賣其奴也。尙問其願不願。今以我之土地送人，並不問之，而私相授受。我同胞亦不與之計之較之，反任之聽之。若台灣，若香港，若大連灣，若旅順，若膠州，若廣州灣，於未割讓之先，於既割讓之後，從未聞有一紙公文、布告天下。我同胞其自認爲奴乎？吾不得而知之。此滿洲人大忠臣榮祿，所以有「與其授家奴，不如贈鄰友」之言也。

牧人之畜牛馬也，牛馬何以受治於人，必曰：「人爲萬物之靈，天下只有人治牛馬之理」。今我同胞，受治於滿人之胯下，是卽牛馬之受治於牧人也。我同胞雖欲不自

認爲牛馬，而彼實以牛馬視吾。何以言之？有證在。今各州縣，苟有催租勸捐之告示出，必有「受朝廷數百年豢養深恩力圖報效」等語。煌煌然大貼於十字街衢之上，此識字者所知也。夫曰豢養也，卽畜牧之謂也。吾同胞自食其力也。彼滿洲人搶吾之財，攘吾之士，不曰認爲賊，而猶以牛馬視吾同胞乎？抑自居乎？抑不自居乎？

滿洲人又有言曰：「二百年食毛踐土，深仁厚澤，浹髓淪肌」。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非賊滿人所得而固有也。夫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士，不待辯別而自知。賊滿人之爲此言也，抑反言歟？抑實謂歟？請我同胞自首之。賊滿人入關二百六十年，食吾同胞之毛，踐吾同胞之士。吾同胞之深仁厚澤，浹其髓，淪其肌。吾同胞小便後，滿洲人爲我吸餘尿，吾同胞大便後，滿洲人爲我舔餘糞，猶不足以報我豢養深恩於萬一。此言也，不出於我同胞之口，而反出諸於滿洲人之口，喪心病狂，至於此極耶？

山海關外之一片地曰滿洲、曰黑龍江、曰吉林、曰盛京，是非賊滿人所謂發祥之地游牧之地，賊滿人固當竭力保守者也，今乃再拜頓首奉獻於俄羅斯。有人焉，已不能自



保，而猶望其保人，其可得乎。有人焉，不愛惜己物，而猶望其愛惜人之物，其又可得乎？

拖辮髮，著胡服，蹣跚而行於倫敦之市。行人莫不曰 Pig Tail（譯言豬尾） Savage（譯言野蠻）者何爲哉？又蹣跚而行於東京之市。行人莫不曰 チャンチャンボツ（譯言拖尾奴才）考何爲哉？嗟夫！漢官威儀，掃地殆盡。唐制衣冠，蕩然無存。吾撫吾所衣之衣，所頂之髮，吾惻痛於心。吾見迎春時之春官衣飾，吾惻痛於心。吾見出殯時之孝子衣飾，吾惻動於心。吾見官吏出行時，荷刀之紅綠衣，喝道之皂隸，吾惻痛於心。辮髮乎！胡服乎！開氣袍乎！花翎乎！紅頂乎！朝珠乎！爲我中國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游牧賊滿人之惡衣服乎？我同胞自認。

賊滿人入關所下剃頭之令，其略曰：

「向來剃頭之制不急，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事，朕已籌之熟矣。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歸一，不幾爲異國人乎？自

今布告之後，京城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行剃頭。若惜髮爭辯，決不輕貸」。

嗚乎！此固我皇漢人種，爲牛爲馬，爲奴爲隸，拋漢唐之衣冠，去父母之髮膚，以服從滿洲人之一大紀念碑也！同胞！同胞！吾願我同胞！日日一讀之。

娼妓之於人也，人盡可以爲夫，皆爲博纏頭計也。我之爲賊滿人順民，賊滿人臣妾，從未見益我以多金。卽有入其利祿誘導之中，登至尙書總督之位，要皆以同胞括蝕同胞，而賊滿人仍一毛不拔自若也！嗚呼！我同胞何娼妓之不若。吾同胞，今日之所謂朝廷，所謂政府，所謂皇帝者，卽吾疇昔之所謂曰夷、曰蠻、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韃靼。其部落居於山海關之外，本與我黃帝神明之子孫不同種族者也。其土則穢壤，其人則羶種，其心則獸心，其俗則毳俗，其文字不與我同，其語言不與我同，其衣服不與我同，逞其凶殘淫殺之威，乘我中國流寇之亂，闖入中原，盤據上方，驅策漢人，以坐食其福，故禍至則漢人受之，福至則滿人享之，太平天國之立（原文作立字係亡字印誤，編

者註）也以漢攻漢。山尸海血，所保者滿人。甲午戰爭之起也，以漢攻倭，償款二百兆，割地一行省，所保者滿人。團匪之亂也，以漢攻洋，血流津京，所保者滿人。故今日強也，亦滿人強耳，於我漢人無與焉。故今日富也，亦滿人富耳，於我漢人無與焉。同胞！同胞！毋引爲己類。賊滿人剛毅之言曰「漢人強，滿人亡」，彼族之明此理久矣！願我同胞，當蹈其言。毋食其言。

以言夫滿洲人之對待我者固如此。以言夫我同胞之受害也又如彼。同胞同胞！知所感乎！知所擇乎！夫犬羊鬻骨，猶嫌鯁喉。我同胞受此種種不平之感，殆有若銅駝石馬者焉！然而賊滿人之奴隸我者，尙不止此。吾心之所欲言者，而口不能達之。口之所能言者，而筆不能宣之。吾止發一誓言以告人曰：「有舉滿人對待我同胞之問題。以難於吾者，吾能雜搜博引，細說詳辯，揭其隱衷微意，以著於天下。吾但願我身化爲恆河沙數，一一身中出一一舌，一一舌中發一一音，以演說賊滿人驅策我，屠殺我，姦淫我，籠絡我，虐待我之慘狀於我同胞前。吾但願我身化爲無量恆河沙數名優巨伶，以演出

賊滿驅策我，屠殺我，姦淫我，籠絡我，虐待我之活劇於我同胞前」。

且夫我中國固具有囊括宇內，震耀全球，撫視萬國，凌轢五洲之資格者也。有二百萬方里之土地，有四百兆靈明之國民，有五千餘年之歷史，有二帝三王之政治，且也地處溫帶，人性聰明，物產豐饒，江河源富。地球各國所無者，我中國獨擅其有。倘使不受努爾哈齊、皇太極、福臨諸惡賊之蹂躪，早脫滿洲人之羈縛。吾恐英吉利也，俄羅斯也，德意志也，法蘭西也，今日之張牙舞爪以蠶食瓜分於我者，亦將迸氣斂息以憚我之威權，惕我之勢力。吾恐印度也，波蘭也，埃及也，土耳其也，亡之滅之者不在英俄諸國，而在我中國，亦題中應有之目耳。今乃不出於此，而爲地球上數重之奴隸，使不得等倫於印度紅巾。（上海用印度人爲巡捕）非州黑奴。吁！可慘也！嘻！可悲也！夫亦大可醜也！夫亦大可恥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滿洲人亡我乎？抑我自亡乎？古人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昨日之中國，譬猶昨日死。今日之中國，譬猶今日生。過此以往，其光復中國乎？其爲數重奴隸

乎？天下事不興則亡，不進則退，不自立則自殺，徘徊中立，萬無能存於世界之理。我同胞速擇焉。我同胞處今之世，立今之日，內受滿洲之壓制，外受列國之驅迫，內患外侮，兩相刺激，十年滅國，百年滅種。其信然夫！然今達人有言曰：「欲禦外侮，先清內患」，如是！如是！則賊滿人爲我同胞之公敵，爲我同胞之公讎，二百六十餘年之奴隸猶能脫，數十年之奴隸勿論已！吾今與同胞約曰：「張九世復仇之義，作十年血戰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驅逐凌辱我之賊滿人，壓制我之賊滿人，屠殺我之賊滿人，姦淫我之賊滿人，以恢復我聲名文物之祖國，以收回我天賦之權利，以挽回我有生以來之自由，以購取人人平等之幸福。」

噫！吁嘻！我中國其革命！我中國其革命！法人三次，美洲七年，是故中國革命亦革命，不革命亦革命。吾願日日執鞭，以喚醒我同胞革命，吾祝我同胞革命。

「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我同胞其有是志也夫？

### 第三章 革命之教育

有野蠻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

野蠻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狙，適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如庚子之義和團，意大利之加波拿里，爲國民增禍亂。

文明之革命，有破壞，有建設，爲建設而破壞，爲國民購自由平等獨立自主之一切權利，爲國民增幸福。

革命者，國民之天職也。其根底源於國民，因於國民，而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也。今試問吾儕何爲而革命？必有障礙吾國民天賦權利之惡魔焉，吾儕得而掃除之，以復我天賦之權利。是則革命者，除禍害而求幸福者也。爲除禍害而求幸福，此吾同胞所當頂禮膜拜者也。爲除禍害而求幸福，則是爲文明之革命，此更吾同胞所當頂禮膜拜者也。

欲大建設，必先破壞，欲先破壞，必先建設，此千古不易之定論，吾儕今日所行之革命，爲建設而破壞之革命也。雖然，欲行破壞，必先有以建設之。善乎意大利建國豪傑瑪志尼之言曰：

「革命與教育並行」

吾於是鳴於我同胞前曰：「革命之教育」更譯之曰，「革命之前，須有教育。革命之後，須有教育」。

今日之中國，實無教育之中國也。吾不忍執社會上種種可醜、可賤、可厭、可嫌之狀態，以出於筆下。吾但證之曰，「五官不具，四肢不全，人格不完」。吾聞法國未革命以前，其教育與鄰邦等。美國未革命以前，其教育與英人等。此興國之往跡，爲中國所未夢見也。吾聞印度之亡也，其無教育與中國等。猶太之滅也，其無教育與中國等。此亡國之往跡，我中國擅其有也。不寧惟是，十三洲之獨立，德意志之聯邦，意大利之統一，試讀其革命時代之歷史，所以鼓舞民氣，宣戰君主，推倒母國，誅殺貴族，倡言自

由，力曾自治，內修戰事，外抗強鄰，上自議院憲法，下至地方制度，往往於兵連禍結之時，舉國糜爛之日，建立宏猷，體國經野，以爲人極。一時所謂革命之健兒，建國之豪傑，流血之鉅子，其道德，其智識，其學術，均有振衣昆侖頂，濯足太平洋之概焉。吾崇拜之，吾傾羨之，吾究其所以致此之原因，要不外乎教育耳。若華盛頓，若拿破侖，此地球人種推尊爲大豪傑者也。然一華盛頓，一拿破侖倡之，而無千百萬億兆華盛頓拿破侖和之，一華盛頓何如？一拿破侖何如？其有愈於華拿二人之才，之識，之學者又何如？有有名之英雄，有無名之英雄，華拿者，不過其時拋頭顱，灑熱血，無名無量之華拿之代表耳。今日之中國，固非一華盛頓，一拿破侖所克有爲也。然必預製造無量無名之華盛頓拿破侖，其庶乎有濟。吾見有憂國憂時之志士，平居深念自尊爲華拿者若干人，其才識之愈於華拿與否，吾不敢知之。吾但以有名之英雄尊之，而此無量無名之英雄，則歸諸冥冥之中。甲以尊諸乙，乙又以尊諸丙。嗚呼！不能得其主名者也。今專標斯義，絕大斯旨，相約數事，以與我同胞共勉之。



(一)當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中國之一塊土，爲我始祖黃帝所遺傳，子子孫孫，綿綿延延。生於斯，長於斯，衣食於斯。當共守，其勿替。有異種賤族染指於我中國，侵占我皇漢民族之一切權利者，吾同胞當不惜生命共逐之，以復我權利。

(二)人人當知平等自由之大義，有生之初，無人不自由，即無人不平等，初無所謂君也，所謂臣也，若堯舜，若禹稷，其能盡義務於同胞，開莫大之利益，以孝敬於同胞，故吾同胞視之爲代表，尊之爲君，實不過一團體之頭領耳，而平等自由也自若。後世之人，不知此義，一任無數之民賊獨夫，大盜鉅寇，舉衆人所有而獨有之，以爲一家一姓之私產，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無一平等，無一自由。甚至使成吉斯汗，覺羅福臨等，以游牧賤族，入主我中國，以羞我始祖黃帝於九泉，故我同胞今日之革命，當共逐君臨我之異種，殺盡專制我之君主，以復我天賦之人權，以立於性天智日之下，以與我同胞熙熙攘攘，游幸於平等自由城郭之中。

(三)當有政治法律之觀念，政治者，一國辦事之總機關也。非一二人所得有之事也

。譬如機器，各機之能運動，要在一總樞紐。倘使餘機有損，則樞紐不靈。人民之於政治，亦猶是也。然人民無政治上之觀念，則滅亡隨之。鑑於印度，鑑於波瀾，鑑於已亡之國罔不然。法律者，所以範圍我同胞，使之相無過失耳。頌巖曰：「野蠻人無自由」。野蠻人何以無自由，無法律之謂耳。我能殺人，人亦能殺我，是兩不自由也，條頓人之自治力，駕於他種人者何？有法律之觀念故耳。由斯三義，更生四種：

- 一、曰養成上天下地，惟我自尊，獨立不羈之精神。
- 一、曰養成冒險進取，赴湯蹈火，樂死不避之氣概。
- 一、曰養成相親相愛，愛羣敬己，盡瘁義務之公德。
- 一、曰養成個人自由，團體自由，以進人格之人羣。

#### 第四章 革命必剖清人種

地球之有黃白二種，乃天予之以聰明才武，兩不相下之本質，使之發揚蹈厲，交戰

於天演界中，爲亘古角力較智之大市場，卽爲終古物競進化之大舞台。夫人之愛其種也，必其內有所結，而後外有所排。故始焉自結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繼焉自結其鄉族，以排他鄉族。繼焉自結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終焉自結其國族，以排他國族。此世界人種之公理，抑亦人種產歷史之一大原因也！吾黃種！吾黃種之中國人之皇漢人種！吾就東洋歷史上，能相結相排之人種，爲我同胞述之，使有所觀感焉。

亞細亞黃色人種約別爲二種：曰中國人種，曰西伯利亞人種。

中國人種蔓延於中國本部，西藏及後印度一帶地方，更詳別爲三種：

第一、漢族——漢族者，東洋史上最特色之人種，卽吾同胞是也。據中國本部，棲息黃河沿岸，而次第蕃殖於四方。自古司東洋文化木鐸者，實惟我皇漢民族焉。朝鮮日本，亦爲我漢族所蕃殖。

第二、西藏族——自西藏蔓延克什米爾，泥八刺及緬甸一帶地方，殷周時之氐羌，秦漢之月氏，唐之吐蕃，南宋之西貢等，皆屬此族。

第三、交趾支那族——自支那西南部，即雲南貴州諸省，而蔓延於安南暹羅等國。此族在古代，似占據中國本部，而為漢族所漸次驅逐者。周以後之苗民，荆蠻，唐之南詔，蓋屬此族。

西伯利亞人種，自東方亞細亞北部蕃殖北方亞細亞一帶，今更詳別之，凡四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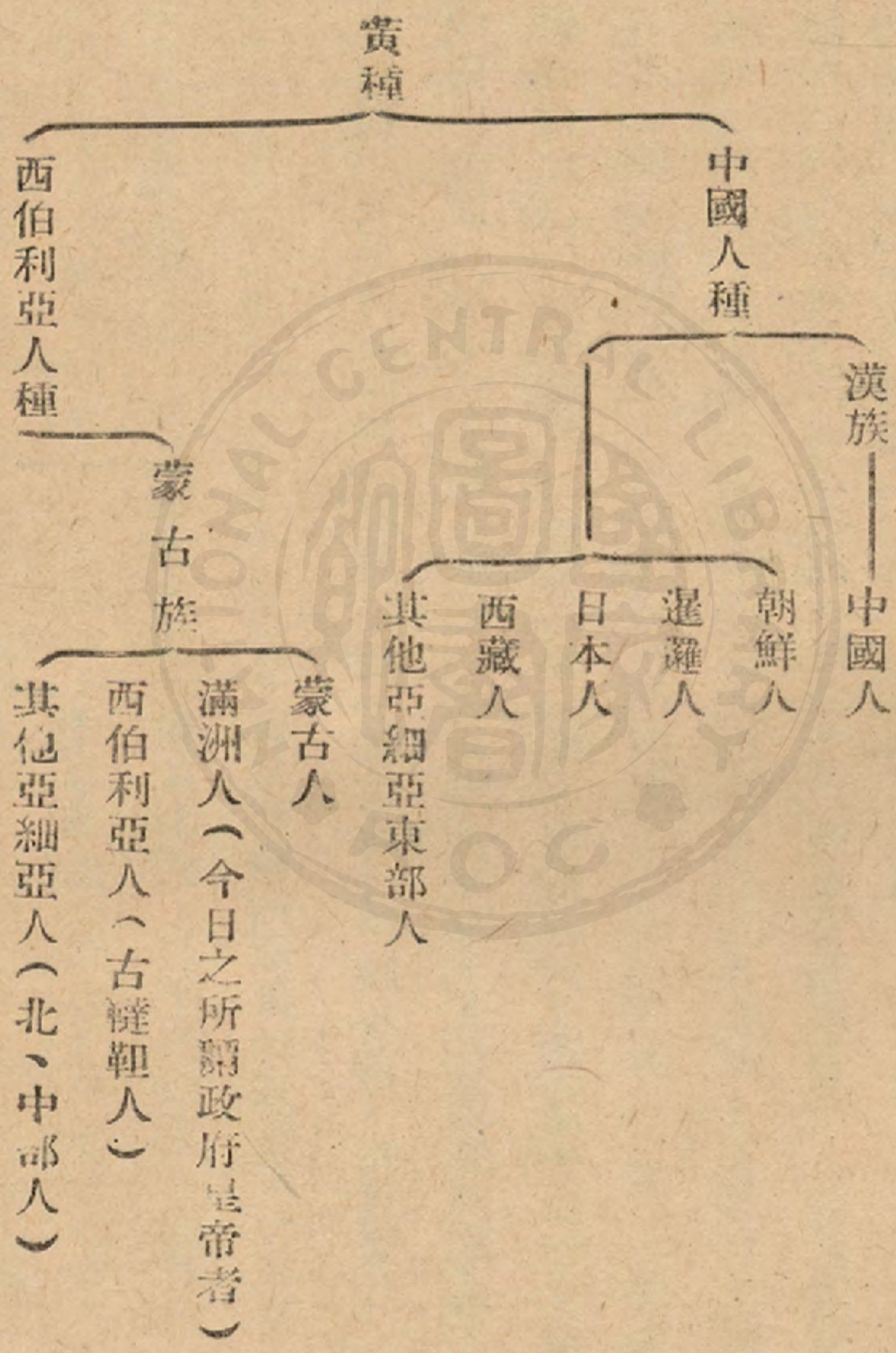
第四、蒙古族——原蕃殖於西伯利亞之貝加爾湖東邊一帶，其後次第南下，今日乃自內外蒙古蔓延天山北路一帶地方。元朝由此族而起，殆將渾一歐亞。印度之莫臥爾帝國亦由此起。

第五、通古斯族——自朝鮮北部，經滿洲而蔓延於黑龍江附近地。秦漢時之東胡，漢以後之鮮卑，隋唐時之靺鞨，唐末之契丹，宋之女真等，皆屬此族。今日入主我中國之滿洲人，亦由此族而興焉。

第六、土耳其族——原蕃殖於內外蒙古地，後漸西移，今日則自天山南路，凡中央亞細亞一帶地方，多為此族占據。周以前之獯鬻，獯狁，漢之匈奴，南北朝之柔然，隋

之突厥，唐之回紇等，皆屬此族。今東歐之土耳其，亦此族所建。

今就今日人種之能成立者列表如左：



革命軍

土耳其族

土耳其人

匈牙利人

其他在歐洲之黃種人

由是以觀，我皇漢民族起自黃河東北一帶之地，經歷星霜，四方繁衍，秦漢之世，已布滿中國之全面，以中國本部為生息之鄉。降及今日，人口充溢四萬萬，為地球絕大蕃多，無有倫比之民族。其流出萬里長城以外，青海西藏之地者，達一千餘萬之多。更進而越日本之境，或侵入北方黑龍江之左岸俄界，或達南方進入安南、交趾、柬埔寨、暹邏、緬甸、馬來半島。更入太平洋，侵入布哇、美洲合衆國、加拿大、祕魯、伯拉。踰南洋侵入呂宋、爪哇、浣泥及澳洲、歐洲者，亦不下三四百萬。無資力者，孜孜勵精，以勞力壓倒凌駕他國人民。有資力者，擁數十百萬之資本，與歐美之富商大賈，爭勝敗於商戰場中，而不相下。我漢族之富於擴張種族之勢力者，有如此。即以二十世紀世

界之主人翁，推尊我漢族，吁！亦非河漢之言也。

嗚呼我漢種，是豈飛揚祖國之漢種，是豈獨立亞細亞大陸上之漢種，是豈爲偉大國民之漢種。嗚呼漢種，漢種雖衆，適足爲他種人之奴隸。漢地雖廣，適足供他種人之棲息。漢種！漢種！不過爲滿洲人恭順忠義之臣民。漢種！漢種！又由滿洲人介紹爲歐美各國人之奴隸。吾寧使漢種亡盡、殺盡、死盡，而不願其享昇平盛世，歌舞河山，優游於滿洲人之胯下。吾寧使漢種亡盡、殺盡、死盡，而不願其爲洪承疇，爲細崽，爲通事，爲買辦，爲繙譯，於地球各國人之下。吾悲漢種！吾先以種族之念覺漢種。

執一人而謂之曰：「汝之父非汝真父也。爲汝父者，某某也。」其人莫不立起而怒，以詰其直而後已。又一家人，父子、夫婦、兄弟相居無事也。忽然來一強暴，入其室，據其財產，又虐其全家人。則其家人，莫不奮力死鬥，以爭回原產，而後已，夫語人有二父而不怒，奪人之家產而不爭，是其人不行尸走肉，卽僵尸殘骸。吾特怪吾同胞，以一人所不能忍受之事，舉國人忍受之，以一家所不能忍受之事，舉族忍受之。悲夫！滿

洲人入關，稱大清朝順民。聯軍破北京，稱某某國順民。香港人立維多利亞紀念碑：「德配天地」。台灣人頌明治皇功德曰：「德廣皇仁」。前之爲大金、大元、大遼，大清朝之順民既去矣。今之爲大英、大法、大俄、大美國之順民者又來，此無他，不明於同種異種之觀念，而男盜女娼，羞祖辱宗之事，亦何不可爲。

吾正告我同胞曰：昔之禹貢九州，今日之十八省，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生於斯，長於斯，聚國族於斯之地乎？黃帝之子孫，神明之胄裔，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之名譽乎？中國華夏，蠻夷戎狄，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區分人種之大經乎。滿洲人與我不通婚姻，我猶是清清白白黃帝之子孫也。夫人之於家庭，則莫不相親，相愛，對異姓則不然，有感情故耳。我同胞豈忍見此莫大之奇辱，而無一毫感情動於中耶？愛爾蘭隸於英，以人種稍異，故數與英人爭，卒得其自治而後已。諺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又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我同胞其三復斯言。我同胞其有志跳身大海洋中，湧大海洋之水，以洗潔我同胞羞祖辱宗，男盜女娼之大恥大辱乎？



## 第五章 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

曰國民，曰奴隸，國民強，奴隸亡。國民獨立，奴隸服從。中國黃龍旗之下，有一種若國民，非國民，若奴隸，非奴隸，雜糅不一，以組織成一大種。謂其爲國民乎？吾敢謂羣四萬萬人而居者，卽具有完全之奴顏妾面。國民乎何有？尊之以國民，其污穢此優美之名詞也孰甚！若然，則以奴隸畀之，吾敢拍手叫絕曰：「奴隸者，爲中國人不雷同不普通獨一無二之徽號」。

印度之奴隸於英也，英人非欲奴隸之，印人自樂爲奴隸也。安南之奴隸於法也，非法奴隸之，安人自樂爲奴隸也。我中國人之奴隸於滿洲歐美人也，非滿洲歐美欲奴隸之，中國人自樂爲奴隸耳。樂爲奴隸，則請釋奴隸之例。

奴隸者，與國民相對待，而不恥於人類之賤稱也。國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獨立之性質，有參政之公權，有自由之幸福，無論所執行業，而皆得爲完全無缺之人。曰奴

隸也，則既無自治之力，亦無獨立之心，舉凡飲食、男女、衣服、居處，莫不待命於主人，而天賦之人權，應享之幸福，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賴之外無思想，服從之外無性質，諂媚之外無笑語，奔走之外無事業，伺候之外無精神。呼之不敢不來，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不敢不死。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如獲異寶，登天堂，誇耀於儕輩以爲榮。及櫻主人之怒，則俯首屈膝，氣下股慄，至其極鞭扑踐踏，不敢有分毫抵忤之色，不敢生分毫惜奮之心，他人視爲大恥辱，不能一刻忍受，而彼無怒色，無忤容，怡然安其本分，乃幾不復自知爲人。而其人亦爲國人所賤恥，別爲異類，視爲賤種，妻恥以爲夫，父恥以爲子，弟恥以爲兄，嚴而逐之於平民之外，此固天下奴隸之公同性質，而天下之視奴隸者，無卽不同此賤視者也。我中國人固擅奴隸之所長，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諫夫，日日演其慣爲奴隸之手段。嗚呼！人何幸而爲奴隸哉！亦何不幸而爲奴隸哉！

且夫我中國人之樂爲奴隸，不自今日始也，或謂秦漢以前有國民，秦漢以後無國民

。吾謂宴息於專制政體之下者，無所往而非奴隸。數千年來，名公鉅卿，老師大儒，所以垂教萬世之三大義，曰忠、曰孝。更釋之曰：「忠於君，孝於親。」吾不解忠君之謂何？吾見夫法美等國之無君可忠也，而斯民遂不得等倫於人類耶？吾見夫法美等國之無君可忠也，而其國人盡瘁國事之義務，殆一日不可缺焉。夫忠也，孝也，是故人生重大之美德也。以言夫忠於國也則可，以言夫忠於君也則不可。何也？人非父母無以自生，非國無以自存，故對於父母，國家，自有應盡之義務焉。而非爲一姓，一家之家奴走狗者，所得冒其名以相傳習也。

中國人無歷史，中國之所謂二十四朝之史實，一部大奴隸史也。自漢末以迄今日，凡千七百餘年，中國全土爲奴隸於異種者，三百五十八年。黃河以北爲奴隸於異種者，七百五十九年，嗚呼！黃帝之子孫，忍令率其嫡親之同胞，舉其世襲之土地，爲他族所奴隸者，何屢見而不一。單食壺漿，以迎王師，紆青拖紫，臣妾驕人。「二聖青衣行酒去，九哥白馬渡江來」。忠君！忠君！此張弘範洪承疇之所以前後輝映也。此中國人之

所以爲奴隸也。

曾國藩也，左宗棠也，李鴻章也，此大清朝皇帝所諡爲文正，文襄，文忠者也，此當道名人所推崇爲中興三傑。此庸夫俗子所羨爲封侯拜相，此科舉後生所懸擬崇拜不置。然吾聞德相畢士麻克呵李鴻章曰：「我歐洲人以平異種爲功，未聞以殘戮同胞爲功。」嗟乎！吾安得起曾左而聞是言！吾安得起曾左以前之曾左而共聞是言！吾安得起曾左以後之曾左，上自獨當一面之官府，下至不足輕重之官吏，而亦共聞是言！夫曾、左、李三人者，亦自謂爲讀書有得，比肩賢哲之人也。而猶忍心害理，屠戮同胞，爲滿洲人忠順之奴隸也如是，其他何足論。吾無以比之，比之以李自成、張獻忠，吾猶嫌其不肖。李、張之所以屠戮同胞，而使滿洲人入主中國也。李張固無學識，不讀書，又爲明之敵政所迫而使之不得不然，吾猶爲之恕。曾、左、李三人者，明明白白知爲漢種也，爲封妻蔭子，屠戮同胞，以請滿洲人再主中國也，吾百解而不能爲之恕，某氏謂英人助滿洲平太平天國，亡漢種之罪，英人與有力焉。嗚呼！是又因烏及屋之微意也。曾、左、李

者，中國人爲奴隸之代表也。曾左、李去，曾、左、李來，柔順也，安分也，韜晦也，服從也，做官也，發財也，中國人造奴隸之教科書也。舉一國之人，無一不爲奴隸，舉一國之人，無一不爲奴隸之奴隸。二千年以前皆奴隸，二千年以後亦必爲奴隸。同胞乎！同胞乎！法國議院中無安南人足跡，英國議院中無印度人足跡，日本議院中無台灣人足跡。印度人爲奴隸也，猶得繞紅布頭巾爲巡捕立於上海，香港之十字街頭上，驅策中國人以爲榮。然吾試問我同胞，曾否於地球面積上，擇一爲巡捕之地，驅策異種人以爲樂。麵包一塊，山芋一碟，此故非洲黑奴之舊生活也。同胞同胞！請重思之！

吾先以一言叫起我同胞曰：「國民！」吾願我同胞，萬衆一心，肢體努力，以砥以礪，拔去奴隸之根性，以進爲中國之國民。法人革命前之奴隸，卒收革命之成功。美洲獨立前之奴隸，卒脫英人之制縛。此無他，能自認爲國民耳。吾故曰：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非然者，天演如是，物競如是。有國民之國，羣起染指於我中土。我同胞其將由今日之奴隸，以進爲數重奴隸，由數重奴隸而猿猴，而野豕，而蚌介，而荒荒大陸，絕

無人烟之沙漠也。

近有人古樂府一首名爲「奴才好」云：

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內政與外交，大衆鼓裏且睡覺。古人有句常言道：「臣當忠，子當孝。」大家切勿胡亂鬧。滿洲入關二百年，我的奴才做慣了。他的江山他的財，他要分人聽他好。轉瞬洋人來，依舊要奴才。他開礦產我做丁，他開洋行我細崽。他要招兵我去當，他要通事我也會。內地還有甲必丹，收賦治獄榮巍巍。滿奴作了作洋奴，奴性相傳入腦胚，父詔兄勉說忠孝，此是忠孝他莫爲。什麼流血與革命，什麼自由與均財。狂悖都能害性命，倔強那肯就範圍。我輩奴僕當戒之，福澤所關慎所歸。大金大元大清朝，主人國號已屢改。何況大英大法大美國，換個國號任更載。奴才好！奴才好！世有強者我便服。三分刁黠九分媚，世事何者爲齷齪。料理乾坤世有人，坐閱風雲多反覆。滅種覆族事遙遙，此事解人已難索。堪笑維新諸少年，甘走湯火蹈鼎鑊。達官震怒外人愁，身死名敗相

繼仆。但識爭回自主權！豈知已非求己學。奴才好！奴才好！奴才到處皆爲家，何必保種與保國。

## 第六章 革命獨立之大義

與貴族重大之權利，害人民營業之生活，擅加租賦，脅徵公債，重抽航稅，此英國議院所以不服查理王，而倡革命之原因也。濫用名器，致貴賤貧富之格，大相懸殊，既失保民之道，而又賦斂無度；此法國志士仁人所以不辭暴舉逆亂之名、而出於革命之原因也。重徵茶課，橫加印稅，不待立法院之承允，而駐兵民間，此美人所以抗議於英人之前，遂以亞美利加之義旗，飄揚於般峇刺山，而大唱革命至成獨立之原因也。吾不惜再三重申詳言曰：「內爲滿洲人之奴隸，受滿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國人之刺擊，爲數重之奴隸，將有亡種殄種之難者，此吾黃帝神明之漢種，今日唱革命獨立之原因也。」自格致學日明，而天子神授爲皇帝之邪說可滅。自世界文明日開，而專制政體一人

奄有天下之制可倒。自人智日聰明，而人人皆得有天賦之權利可享。今日，今日，我皇漢人民永脫滿洲之羈絆，盡復所失之權利，能介於地球強國之間。蓋欲全我天賦平等自由之位置，不得不革命而保我獨立之權。嗟乎小子，無學頑陋，不足以言革命獨立之大義，兢兢業業，謹模擬美國革命獨立之義，約爲數事，再拜頓首，敬獻於我最敬最親愛之皇漢人種四萬萬同胞前，以備採行焉。如左：

- 一、中國爲中國人之中國，我同胞皆須自認爲自己的漢種中國人之中國。
- 一、不許異種人沾染我中國絲毫權利。
- 一、所有服從滿洲人之義務，一律銷滅。
- 一、先推倒滿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蠻政府。
- 一、驅逐住居中國中之滿洲人或殺以報仇。
- 一、誅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儆萬世不復有專制之君主。
- 一、對敵干預我中國革命獨立之外國及本國人。



一、立中央政府爲全國辦事之總機關。

一、區分省分。於各省中投票公舉一總議員，由各省總議員中投票公舉一人爲暫行大總統，全國之代表人，又舉一人爲副總統，各州縣府又舉議員若干。

一、全國無論男女，皆爲國民。

一、全國男子，有軍國民之義務。

一、人人有承擔國稅之義務。

一、人人當致忠於此所新建國家之義務。

一、凡爲國人，男女一律平等，無上下貴賤之分。

一、各人不可奪之權利，皆由天授。

一、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屬天賦之權利。

一、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論、思想、出版等事。

一、各人權利必需保護，須經人民公許，建設政府，而各假以權，專掌保護人民

權利之事。

一、無論何時政府所爲有干犯人民權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舊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樂之心。迨其既得安全康樂之後，經承公議，整頓權利，更立新政府，亦爲人民應有之權利。

若建立政府之後，少有不洽衆望，卽欲羣起革命，朝更夕改，如弈棋之不定，固非新建國家之道，天下事不能無弊，要能以和平爲貴，使其弊不致大害，人民則與其顛覆昔日之政府，而求伸其權利，毋寧平和之爲愈。然政府之中，日持其弊端暴政，相繼放行，舉一國人民，悉措諸專制政府之下，則人民起而顛覆之，更立新政，以求遂其保全權利之心，豈非人民至大之權利，且爲人民自重之義務哉。我中國人之忍苦受困，已至是而極矣。今旣革命獨立，而猶爲專制政體所苦，則萬萬不得甘心者矣！此所以不得不變昔日之政體也。

一、定名中華共和國（清爲一朝之名號，支那爲外人呼我之詞）

一、中華共和國爲自由獨立之國。

一、自由獨立國中，所有宣戰，議和，訂盟，通商及獨立國一切應爲之事，俱有十分權利與各大國平等。

一、立憲法，悉照美國憲法，參照中國性質立定。

一、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國自治法律。

一、凡關全體個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設官分職，國家上之事，悉準美國辦理。皇天后土實共鑒之。

## 第七章 結論

我皇漢民族四萬萬男女同胞，老年、晚年、中年、壯年、少年、幼年其革命。其以此革命爲人人應有之義務。其以此革命爲日日不缺之飲食。爾勿自暴，爾勿自棄。爾之

土地，占亞洲三分之二，爾之同胞，有地球五分之一。爾之茶，供全世界億萬衆之飲料而有餘。爾之煤，供世界二千年之燃料亦無不足。爾有黃禍之先兆，爾有種族之勢力。爾有政治，爾自司之，爾有法律，爾自守之，爾有實業，爾自理之，爾有軍備，爾自整之，爾有土地，爾自保之，爾有無窮無盡之富源，爾須自揮用之，爾實具有完全不缺的革命獨立之資格。爾其率四萬萬同胞之國民爲同胞請命，爲祖國請命，擲爾頭顱，暴爾肝腦，與爾之世仇滿洲人，與爾之公敵愛親覺羅氏相馳騁於槍林彈雨中。然後再掃蕩干涉爾主權外來之惡魔，則爾之歷史之污點可洗，爾祖國之名譽飛揚。爾之獨立旗已高標於雲霄，爾之自由鐘已哄哄於禹域，爾之獨立廳已雄鎮於中央，爾之紀念碑已高聳於高岡，爾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爲爾而出現，嗟夫！天清地白，霹靂一聲，警醒數千年之睡獅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獨立。

皇漢人種革命獨立萬歲。

中華共和國萬歲。

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再版 (一——三〇〇〇)

版權所有

鄒

容

定價國幣六五〇元

編著者 杜

呈

祥

發行者 青

年

出

版

社

印刷者 美

吉

印

刷

社

社

地址：南京四牌樓

電話：三四〇一二轉

國家圖書館



003716146



3

序